

編 者 的 話

这本集子，汇集了九篇农民家史。

这些文章，都是旧社会农村阶级斗争的真实写照，它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血泪史，也是地主阶级的罪行录。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史实，将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什么是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认识阶级敌人的本性。

地主阶级的江山，已被我们推翻了，劳动人民已翻身作主了！抚今追昔，忆苦思甜，昨日的阶级苦，更激励着我们今日的革命斗志。今天，我们全国人民正以冲天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创建幸福的新生活，但是，被推翻了了的阶级敌人，还并不甘心自己的死亡，他们阴魂未散，还妄想进行复辟。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要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

永不可忘记过去，永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目 录

万乡河边的仇恨·····	1
仇恨记心间·····	17
徐家嫂·····	29
山林血泪·····	41
两代苦情·····	57
凄风苦雨十八年·····	64
老郭这一家·····	73
十八亩地·····	86

万乡河边的仇恨

旭 明

广西全州县，素有“桂北粮仓”之称。离城不远，有个大村子叫龙水，万乡河绕村而过，汇入湘江，田多地广，更是一县首富之区。难怪解放前这个三百多户的村子，竟挤了五十多家地主。这五十多户地主当中，最为有钱有势、独霸一方的，当推“廉访第”蒋伯华家。一进村，就看见一座威严府第，风火墙里，瓦角飞檐仿佛獠牙似地根根翘起，高大的黑漆门楼上方，挂着丹漆金字的“廉访第”横匾。原来蒋伯华的父亲蒋蓬史，做过前清的“河南廉访史”。这位廉访大人，借“廉访”之名，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在村里置下了偌大一份家业，单是这座“廉访第”，就占地二十八亩；雕梁画栋，奇花异木，真是豪华无比。蒋伯华兄弟三个，也都曾做过官，又在外乡外县置下了许多田产。到了他们的儿孙手上，就都靠剥削来的家业，坐守乡里，收租收债，呼奴使婢，抽大烟，讨小婆，整日歪在描金床上，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打发着寄生的岁月。

地主们的家业愈大，愈是贪馋狠毒，农民们的生活也就愈是悲惨。这龙水村里，不知有多少人家被地主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于帮工、抬轿、讨米、住公堂的人家，即

所謂“做四样”的，更是不可胜数。这里叙述的是一个貧农女儿蔣友香的悲惨遭遇，她的前半生充滿着血泪和仇恨，是許多貧农子女的悲惨遭遇的一个縮影。

說起友香的亲爹，誰也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人活了一世，只有个花名叫“石菩薩”，意思是这人沒言少語，象块石头一样实在。在早他也曾有過两亩薄田，后来被“廉訪第”夺去了，就給他家当长工，做牛做馬。熬到四十多岁上，得了癆病，只剩下一把骨头，便被蔣伯华一脚踢出大門，仿佛随手扔掉一节榨干了汁水的甘蔗一样。可怜他劳苦一世，还是下无立脚之地，上无片瓦遮身，又丧失了謀生的力气，只得和老婆搬到村外路亭旁边，一个叫牛屎塘的地方，找了个勉强能够爬进爬出的土洞住下来，自己咳咳喘喘，行动不得，全靠老婆討米活命。

牛屎塘这地方，是个最骯髒的污水洼子，乱坡荒坟間，荆棘丛生，蚊蝇群集，蛇走虫爬。夏秋之际，雨水一多，臭水四溢，恶气氤氳，哪里是人居住的地方。友香爹在又霉又臭的土洞里住了不久，便得了“湿疸病”，脸色象黄皮果，手脚象青麻杆，肚子鼓脹发亮，只剩下一口气了。

一九一三年春天，生了友香。一生下地，痛苦的生活便开了头，沒有奶吃，沒有衣穿，姆媽撕下半截褲筒把她包起来，放在又潮又髒的草垫子上，稍微收拾了一下，撑持着爬出洞子，去向人家討碗米湯来喂。

在这样潮湿阴暗的地方，女仔无論如何是活不下去的。友香爹捶打着自己的胸口說：“落到这步田地，养仔养女是造孽呵！要是舍不得用脚盆扣死，就放她一条生路吧。”姆媽可紧紧地抱着瘦得象猴仔的友香，眼泪扑簌地看着她，舍不得

丢手。她生过三个仔，都是不到会讲话就饿死了，如今这一个，还不是一样的命在等着么，姆妈心碎了，双手不觉松开了。

就这样，友香刚满四十天，便以两升米的身价，抱给村里住公堂的邓家当童养媳妇。邓家也是穷苦人家，两公婆怕仔长大了讨不起亲，才狠下心多添这一张嘴。友香去了，好歹能保住一条命，说到那两升米，完全是穷人的义气，友香爹妈心里只有千恩万谢呵！

邓家公婆来抱人时，友香爹只是长一口短一口地叹气，友香妈又伤心地哭了一场。骨肉分离呀！可有什么给女仔当做“陪送”的呢？这“家”里，只有一床烂草垫，一口破黑锅。姆妈想来想去，后来把仅有的一包针线，塞进了襁褓里，抽抽噎噎地对不知事的友香说：“俺苦命的女仔，姆妈顾不了你了，就只有这一包针线陪送你，长大了给邓家大哥缝缝补补，好生操劳去吧。”

友香去了，这就是生离死别，四年后闹春荒，姆妈讨不到米，也染上了“湿痘病”，行动艰难，不久双双病饿而死。多亏邓家公婆讨了两副“火板”，就埋在牛屎塘边。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象这夫妻俩一样，做了一世牛马，到头来活活饿死，绝门绝户的，谁能数得过来呵！

友香的婆家，原来是山里鸭婆源的人，逃荒来到龙水村，一家四口，两公婆带两仔，住着“新公堂”的一间破屋；种着公堂的二亩“装香田”。好歹两公婆都还有力气，男人除种这二亩田，还打零工、抬轿；女人在“廉访第”帮工当下人，做的是洗衣服倒马桶这类活路，总算勉强能混碗稀粥喝。友香未来的男人，比她大三岁，都喊他“蚂蚱”，意思是别处

跳来的。龙水村，全村姓蒋，地主們把外乡外姓看成野种，立下明文：不准买房置地，連生娃仔也不能在村里。

友香长到十五岁，和男人合了房，夫妻十分恩爱。众人都讲她长得秀气，人又伶俐勤快。公婆自然欢喜，想想四十天的女仔，全靠米糊糊一口一口喂大的，不是亲生，也是亲养呀。可是那年月，穷人的一点“福”，象苦蕎子花一样，开得了几久？困苦光阴催人老，两公婆渐渐做不动了，单靠两亩“装香田”，好年景打得四担谷，交一半租，留下种子，还剩几把米？坏年景，連租也交不出。早几年，公公抬轿子走一趟兴安、桂林，还能挣得几升米来养活家口，如今这些老爷太太們，見他那弓腰驼背的模样，多一眼也懶得看了。螞蛄虽說已经二十出头，从小饥一顿饱一顿的，长得还象个半大小人，力气跟不上。可是好也罢，歹也罢，沉重的生活担子，已经落到了年轻夫妻肩上，担不起，也得担。于是男人給“廉訪第”打长工，友香給“廉訪第”当下人，喂猪、推磨、倒馬桶，象牛馬一样使喚。有一回，下雪天冷，友香沒有把馬桶刷干净，蒋家七小姐就掐着她的脖子硬要她舐，友香不从，便被打得昏死过去。

一九三三年，友香二十一岁那年，生了个女仔。地主們不准她在公堂里生，只得生在村外灰房里，也象姆媽一样咬紧牙关，自己用破瓦片割断了臍带。第一次做母亲，再說受苦，友香心里也有喜欢，生时恰逢“谷雨”那天，便給女仔取了个名叫“喜谷”。可是，名字再吉祥，也保不住孩子的命，“喜谷”在人世上沒有活到百日，便又病又餓死了。有什么法子呢？她生了“喜谷”的第三天，就要到“廉訪第”去上工，每天两头不見亮，不到时候，主家决不放回来，她无法心疼孩

子呵！

冬雪秋霜，血流汗滴，又是十年过去了。友香三十一岁了，牛馬生涯折磨人，她变得又瘦又小，仿佛比十年前还矮了些，脸上也打满了细皱，这时间，一家人的生活，已到了最凄惨的地步。公婆头发全白了，什么也做不得了。“螞蛄”兄弟俩，为了逃壮丁，到处躲躲藏藏，轻易不敢落家。一家人的生活担子，友香一个人挑着，她怀着六个月的身孕，拖着一个四年前生在灰房里的娃仔永生，还得去“廉訪第”帮工，做最沉重的活路，加上公婆出去讨点米，一家人糠菜当粮吊着性命。可就在这般时候，“廉訪第”蒋家还伸出了血手。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夜晚，天未明时，地主乡长蒋知县领着几个乡丁，踢开了友香的屋门，一见螞蛄在家，他冷森森地笑着说：“螞蛄，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走，当兵去！”

一家人齐围住乡长，向他求情。男人央告道：“乡长老爷，你做点好事吧，看俺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

“闭嘴！”乡长伸手打了男人两耳光：“躲壮丁，犯死罪，你晓不晓得？”螞蛄知道央告无用，打算夺门逃跑，被几个狼虎乡丁抓住，扎了个五花大绑，推倒在地上，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友香吓得差点儿昏死过去，猛然间想到乡长也有子女，或许能打动他的怜悯之心，就哀求道：“老爷呀！你发发慈悲吧，可怜可怜俺肚里这个，让他父子俩能见一面……”

“见什么？绝不了种就行了，日本人都打到湖南了。螞蛄要是为国捐了躯，你一家都光荣。”乡长倒说得冠冕堂皇。

其实，他何曾想到抗日，他只贪图替“廉訪第”的少爷們抓一个替死鬼的身价。“带走！”他招呼乡丁。友香沒命地扑上前，抱住他的脚，嘶声哑气地哭道：“你……你不能拉走俺男人，俺一家老小，日后依靠哪个呵！”

乡长发火了，一脚把友香踢倒在地上，吼道：“再蛮纏，就把你关起来！”友香捧住肚子，痛得脸色惨白。

螞蛄掙扎身子站了起来，頸項上的粗麻绳勒得他脸色血紫，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瞪着充滿血絲的眼睛，朝乡长喊道：“住手，你不要欺她女人家，我去就是了，要是塞不了炮眼，回来咱們再把賬算！”

“哼！你今生休想再回来了，螞蛄！”乡长皮笑肉不笑地說。男人沒有搭理他，轉过脸来望着友香，嘴角一扯一扯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轉，哽声哽气地說道：“永生他媽！我走了，你自家找主逃生吧，只求你把娃仔拉扯成人！”

一家人又悲憤地哭起來。友香痴痴地看着男人那张青筋鼓脹、眼泪汪汪的脸（这就是她最后一次看見的，从此永远留在她的記憶里）：老天爷呀，为什么？为什么穷人这样受罪？为什么？突然間，她眼前昏天黑地，什么声音也听不見了……

夜深人靜，到处一团漆黑，友香孤零零地立在万乡河岸边，象一节枯木桩子一样，脚下的河水，嗚嗚咽咽地流；水湾子里的芭茅草，嚶嚶嗦嗦地响，叫人心里发冷。这世界，她实在不願意再活下去了！她活了三十年，此时此刻，可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有苦，前是苦，后是苦，苦瓜拌黃連，苦了又苦哇！跳下去吧，一了百了，她挪动脚步，更貼近岸坎，河边的松土块嘩啦一声掉进水里去了，猛然間，她仿佛

听见男人嘱咐的声音：“……只求你把娃仔拉扯成人。”男人那张被粗麻绳勒得青筋鼓胀、眼泪汪汪的脸也仿佛就在面前。她周身一阵发紧，站下了：这时，在家里草铺上，永生该睡得正香？或许已在哭喊着要姆妈？还有肚子里这条命，跳下去，就是三条命，怎忍心呵！

友香终于打断了死的念头，倔强地活了下来。两个多月以后，她在牛屎塘边割草时，生下了安生。

家里又添了一张嘴，可一粒米也没有，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向谁去借去讨？恰好这时，“廉访第”里，又新添了一个小孙子，缺奶吃，要用一个奶妈，友香被人荐了去。地主婆嘴上说行个善，实际是乘人之危，条件万般苛刻，讲明对换，不给工钱，每天只给友香的奶仔半升米打米糊，奶水可全归孙少爷吃，平日不准回家。为了给一家四口换这半升米吊命，友香只得忍泪吞声应承下来。想到一堵风火墙，把母子活活分开，有奶不能喂亲仔，还有受不完的气，心里难过，时常偷抹眼泪。地主婆见了，不是打，就是骂，说她存心想把奶水哭回去，威胁说不给她米。可怜友香，连心里的一点母子之情也不能有呵！

友香刚当了一个月奶妈，日本鬼从湖南新宁打了过来，新的灾难又开头了。友香亲眼看见，村里的三牲六畜全杀光了，房子也烧掉了大半，多少走不动的老年人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遭难的多半是穷家小户，“廉访第”这一大家，几乎一根毫毛未伤。廉访大人的一个孙仔蒋龙生，原先在北京做国民党的大官，现在摇身一变当了日伪察哈尔省的财政厅长了。

地丢荒了，人死了，房烧了，这样的大灾大难，穷人如

何经受得起？友香一家人的生路更是完全断了，只有靠挖野菜充饥，见什么吃什么：青麻叶、芭蕉头，苦仔公，蕨苗子……一家人的脸色吃得象死人一样乌青乌青，两个老人熬不住，相跟相随地死了。大仔永生吃野菜中了毒，大腸头脱出肛門半指长，整天流脓滴水，小仔安生未滿周岁，餓得細頸子架不住大脑壳，总是歪在肩膀上。

男人杳无音信，公婆活活餓死，友香呀友香，她真是再也熬不下去了。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呀？可是，她得活下去，不为别的，只因为她的两个仔还没有死。

于是，蔣友香，这个心地純善、手脚勤快的女人，象三十年前她的姆媽一样，被旧社会残酷地剝夺了一切，也成了无依无靠的討米婆，手上牵一个，背上背一个，风里雨里，血泪和泥，脚步蹒跚地在四乡八里轉来轉去。

这时间，众人都劝友香改嫁算了。不久，一个叫双喜的穷人，过去一块在“廉訪第”帮过工的，出来替她說媒。男方也是穷人，三十多岁的光杆子，名叫蔣德胜，友香也认得，晓得这是个老誠敦篤的穷汉子，靠得住的，三思两虑，她点了头，可想起那生死未知的男人，不禁心似箭穿。莫怪友香无情义，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娃仔活活拖死呵！

一九四五年开春后，友香和蔣德胜結婚了。說是結婚，其实連交杯酒也沒喝一口，不过是把几样破烂搬到德胜家住的茅厂里去。第二天一早，友香照旧出去討米，只是把小安生留給婆婆照看罢了。

說起德胜这家，也是外来戶，世代代在大西江峡口河撑渡船为生，到他父亲蔣大手上，遭了大洪水，渡船和茅厂都冲走了，只得帶着一家人逃荒来龙水。丢掉手上一根篙

杆，换了肩上两根轿杆，另外还佃了“廉訪第”几亩田来种，日子还勉强撑持得下去。时光消逝，蔣大一天天老了，抬不动轿了，幸好德胜已经成人，长得肩宽膀大的，又接替父亲做起抬轿生涯。德胜抬了十多年轿，磨得肩膀象漆树皮，小腿肚上的青筋鼓鼓的象蚯蚓一样，可过了三十，还討不起亲。

再說友香嫁过来以后，一天能吃上两頓見米粒的稀粥，不多久，她象一棵被风雨摧残得快于透心的苦楝树，又稍微还了点阳气。德胜和公婆对她带过来的两个仔，也知疼知热的，不另眼看待，兄弟俩也长得壮实了些。这些都使友香心头温暖，对德胜一家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德胜长日抬轿，远走桂林、兴安、湖南新宁等地，她就在家努力操劳家务，孝敬公婆，还给“廉訪第”等家打点零工。靠着男人精干，自己勤快，一家人齐心，死掙活掙，穷日子总算比过去见了些起色，只是有时想起过去的事情，心里就千拉万扯地痛，仿佛有一道永远长不攏的血口子。

这年夏天，友香又怀了身孕，一家人自然欢喜，越发泼出命地干，想給未落地的娃仔掙口干的吃。可是呵，就連穷人的这一丁点希望，也惹得地主們气不順，眼发紅，阴森森地盯着恨着，心里打着毒算盘。

割谷时节，公公蔣大，拚着老力气到“裕园”地主蔣寿增（廉訪大人的重孙）家帮工。車谷、晒谷，日夜忙得不开交，只得暂时住在他家里。恰好在这期間，他家丢了两担“光刀紙”，地主都是黑心腸，一口咬定是蔣大偷去全州卖了，要他賠出三十块光洋，还要請客賠礼认错，不然就送官究办。天哪！这样多錢，蔣大如何賠得起，真是飞来橫禍，他

找蔣寿增，和他讲理道：“大老爷，你看我这大把岁数，两担纸我怎挑得去全州，你做做好事，发点善心吧！”地主咬牙冷笑道：“你挑不动，你的仔还挑不动？哼！看他那身力气，多能跳腾，怕老爷的两仓谷他也能挑得去！”蔣大忙说：“俺德胜去桂林未曾回来，他一点也不晓得呀！”“我管不得，你住楼下，‘光刀纸’放楼上，不是你偷还有谁？反正你们这些穷骨头又奸又鬼，你不赔，还怕全州衙门关不下你？”地主说罢，一拂袖子走进屋去了。

蔣大还想和他争辩，几个“垫仓脚”（地主的狗腿子，全州土话）抓住他不问青红皂白地一顿拳打脚踢，一边声声逼问他赔是不赔，蔣大挨不过了，说了声：“我赔！”放声大哭不止，这真是“钢刀架在穷人颈，有理无理都一刀”呵！

蔣大回到茅厂，讲了此事，一家人又哭成一团，无法可想。蔣寿增就三天两头派人来催逼，要拿蔣大送官。德胜抬轿回来，一听说，气得捶胸顿脚，想先去全州县告一状，蔣大叹道：“算了！天下衙门为钱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你去还不是找罪受，哪管你家败人亡，这钱这礼还是要赔！”友香也拦住德胜劝他不要去闹祸，同时想到自己的悲惨命运，呜呜地哭得抬不起头来。

万般无奈，只有把血汗挣来的一点可怜家业当尽卖光：开荒种得的一点棉花、杂粮，一家人仅有的两床铺盖、几件破旧衣裳、一口大鼎锅，一头架子猪，连看家的狗也卖了，又找别家地主借了笔阁王债，才凑够四十块光洋，三十块赔“偷”，余下的请酒赔“礼”。这豺狼世界，穷人是打掉门牙往肚里咽呵！

经蔣寿增这样刮骨熬油地一整治，茅厂里空空荡荡，比

洪水冲过还干净，一家人只有“喝风滚草”了。可是过了两个月，事情被查出来，那两担纸原来是蒋寿增家一个叫蒋义的“垫仓脚”偷的。蒋寿增不愿重提旧事，事情不了了之，友香一家人受的冤屈、折磨，向谁去伸诉呢？

又过了不久，友香怀孕足月，冬月里，一个瑞雪纷飞的日子，给德胜生下了一个男儿，取名雪生。可怜奶仔生下地，家里已连一片包布也找不到，友香忍着泪把自己仅有的一条破裤子撕来包了他，自己连门也出不去了。爹爹姆妈，爷爷奶奶，谁不心疼这奶仔，可时近年关岁末，抬轿、帮工挣的钱，要先还债，家里早已粒米俱无，餐餐野菜当粮，坐月子的友香，稍微强一点，吃了四十天萝卜，瘦得前胸贴后背，哪挤得出一滴奶水，雪生活活地饿死了。

可是那年月呀，穷人的灾难，象呜咽的万乡河，没有尽头，更为悲惨的事情在等着友香一家人。

新年到来，龙水村里，蒋家地主的庄园府宅：“廉访第”、“裕园”、“养园”……处处张灯结彩，爆竹声声，家人聚在一起，吃喝玩乐，挥霍无度。可象友香这等穷苦人家，还照旧是黑灯冷灶，脸上找不到一点喜气笑影。

正月初三，德胜一早抬着蒋龙生的八太太去桂林。蒋大上山打柴。友香给茅厂跟前的小块菜地浇水淋肥。跛脚的婆婆在附近土坡上一瘸一拐地捡着柴禾。一家人都和往日一样各自忙累着。这时间，紧贴着土坡下的“养园”里，地主蒋龙生的子孙蒋世桐（也是廉访大人的一个重孙），正领着几位太太小姐，在花园嬉闹玩耍。蒋世桐玩得兴起，从房里取来一支步枪，叫下人把一只洋铁桶装满石灰，挂在园中一棵柚子树上，准备当“靶子”打，向女眷们亮亮自己的本事。说

起这位“廉訪第”的子孙，真令人作嘔，他自以为是个“非凡”的人物，从小跟随着在北方做国民党和日伪大官的蔣龙生，受过日本人的奴化教育，一派奴才相，经常穿着日本式的高腰馬靴、“一口钟”式的日本呢制服。日本鬼快垮台时，他“荣归”故里，替父亲在“裕园”里监造一座小洋楼，挖空心思，在楼頂上修了个养魚池，很受“廉訪第”老傢伙們的贊賞，他也更加不可一世，在村里横行霸道，連狗見了他也夹起尾巴，怕挨他的枪子儿。

且說友香正在地里忙着，忽听得“砰”地一声枪响，接着听见花园里太太小姐們大惊小怪地叫了几声，她忙往那里一看，只見蔣世桐已经又举起枪，瞄着柚子树上的石灰桶，这棵树，恰好正对着花园外半坡上友香家的茅厂。这太危险了！友香慌忙跑下土坡，踮起脚尖双手扒着花园的矮墙喊道：“孙少爷，莫打了！小心伤了人呀！”

話未落音，又是一声枪响，子弹“飕”地一声飞过她头頂，打在茅厂上面，友香吓得头皮发麻，又連声喊叫劝止。

蔣世桐看見这个衣衫襤褸的穷婆娘，胆敢当着太太小姐們的面大喊大叫，扫他的面子，不觉怒从心起，咔嚓一声又把子弹推上膛，恶狠狠地吼道：“快滚开！不然就給你一枪！”

友香想到正在茅厂里睡觉的二仔安生，和正在附近撿柴的婆婆的安全，也顾不得害怕，还是大声喊叫，又对她认得的一个地主女仔喊道：“六小姐，做点好事劝劝孙少爷吧，坡上有人呀，莫打了！”

蔣世桐怒火高烧，他早就嫌花园外这个烂茅厂大煞风景，如今这討米婆还敢来敗他的兴，打死一个又怎样？就把枪口

对准友香，吼道：“你滚不滚？不滚……”

友香又惊又怕，眼泪直流，正要转身，枪声响了，她两眼紧紧一闭，可是子弹没有打中她，却从她头上飞过，打中了正从坡上迎面走下来的婆婆。

婆婆哼了一声，倒在地上。友香没命地哭喊着扑了过去，把婆婆搂在怀里。真是惨啊！子弹正好从嘴里打了进去，鲜血直喷出来，溅得友香满身都是，友香吓呆了，一面不断用手替婆婆抹着脸上的血，一面呼叫着：“姆妈呀！姆妈呀！”可怜老婆婆痛得浑身颤抖，面孔皱缩在一起，两手直在空中乱抓一阵，两脚抽了几下，满腹仇恨未曾诉，就咽了气。记住！牢牢记住，大年初三，地主仔把人命当儿戏，三声枪响，穷婆婆当了活靶，这是笔血债啊！

花园里，太太小姐们都鸡鸣鬼叫地跑进小洋楼里去了。蒋世桐一见打死了人，也不免一惊，可跟着就把心一横，带着两个“垫仓脚”跑到尸首跟前，大声吓唬友香道：“你喊什么？再喊连你一枪打死一块埋！”

村里的穷人们纷纷跑了来，见此惨状，莫不咬牙切齿、愤愤不平，可是，看见铁青着脸的蒋世桐站在旁边，也不敢多讲。这时有人去给正在“廉访第”里打牌的地主蒋龙生报信，他还把桌子一拍，故作镇定地说：“快出去！大年初三的，哪个打死人？莫不是自己找死！”

中午，蒋大回家来，一见老伴血淋淋的尸首，当时就闭了气，昏死在一旁，醒来后扑在尸身上哭喊道：“天哪！饿没饿死你，冻没冻死你！吃了一辈子苦，哪……哪想你死得这样惨……”友香和两个娃仔也跟着公公放声痛哭。后来蒋大忍住哭，站起身要去找蒋世桐算账，可是被乡长和几个“垫仓

脚”死死拖住，口口声声說是流彈誤傷，私下了結算了。地主蔣龍生怕把事情聲揚出去，勉強答應給三担米一副棺材，硬說這是“行善體卹”。

到了晚上，恢復了神智的友香才把事情的經過說給公公知道。蔣大听了，更是悲憤交集，哭得死去活來。

第二天，有人暗中勸蔣大請人寫狀子到全州去告。蔣大想等兒子回來商量，還沒有請人寫狀子，却被一個叫蔣世珍的地主事先知道了消息，跑去報了地主蔣龍生。這位狼心狗肺的漢奸，仗着有錢有勢，買通了地方保甲、官府衙門，故意不聞不問，還放話說，誰敢幫寫狀子，定不饒他。接着又縱子行凶，想威逼蔣大不敢去告狀。

正月初八晚上，蔣世桐穿着帶馬刺的日本馬靴，領着幾個“墊倉腳”，踢開了茅廠的高粱杆門，把蔣大倒拖出來一頓毒打，友香上去攔擋，也挨了幾腳，臨走時，蔣世桐還對已經被打得昏死過去的蔣大說：“這叫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去告吧！從今天起，你家老小敢走出龍水半步，統統打死，一個不留，你在外面的仔也休想再回來！”

友香用力把公公摻進茅廠里，蔣大被打得頭破血流，周身青紫，躺在草鋪上動也動不得。友香守着他，想起剛埋葬的婆婆，出門在外的男人，低聲哭喊道：“老天爺呀，你真是瞎了眼睛，這世界，叫窮人怎樣活呵！”

過了三天，蔣大掙扎起身，忍住傷痛，拄了根棍子走進村里，想打點酒來調藥治傷。不料被蔣世桐看見，疑心他是去請人寫狀子，又攔在街上，飽打了一頓。蔣大酒也沒有打成，勉強走回來，躺在家里，不吃不喝，整天哭一陣，呆一陣，變得簡直不成人樣了。可是蔣世桐這禽獸，還放心不

下，正月十五他喝了点酒，又领着人闖进茅厂，把蔣大毒打一頓，拚命用馬鞭周身乱踢。凶手們走后，友香把公公抱上草鋪，只見他鼻青眼肿，七窍里流出黑血，只剩下一絲游气。蔣大这年过花甲的老人，怎经得几番毒打，三天以后，便死去了。

破茅厂里，只剩下友香和两个娃仔了，她象泥塑木雕一样，守着公公的尸首，紋絲不动，两眼呆呆的，一点眼泪也沒有，娃仔餓得哭叫，她也仿佛沒有听见，她什么也不晓得做了。还是同村的穷苦弟兄，千方百計湊了副“火板”，就穿着那身血衣，帮她把公公埋葬了。

友香的眼泪流干了！悲惨的命运快把这女人逼疯啦……

家史讲到此处，真是再也讲不下去了，旧社会，可真是叫人寒心啦！难道穷人的悲惨日月，真象嗚咽的万乡河，沒有尽头么？

不！有的！

这時間，在北方，在中原，穷人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斬断了血腥的枷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长江在怒吼，黄河在咆哮，地主阶级騎在人民头上的日子快完蛋了！多少人正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浴血苦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的中国誕生了，与此同时，南下大軍，势如破竹，逼近广西，全州的穷人，最先听见了大軍急切的声音。

十一月的一天，一支穿着草綠軍装、风尘僕僕的队伍，开进了龙水村。从此，在友香的生活中，苦难的日子結束了，欢欣的日子开了头。穷人的日子，好比倒吃甘蔗，一节比一节甜。友香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被地主們害得半

死不活的女人，土改时被选为貧农委員、妇女排长，雄赳赳地扛起枪，把“老爷們”押到一区去开斗争大会，她伸了冤、报了仇。眼看着“廉訪第”成了国家的粮食仓库，金字横匾被众人踩在脚下，“裕园”成了乡人民政府，“养园”成了乡卫生院，她一家也搬进了地主住的高門大屋。两个仔进了学校，男人德胜被众人选为生产队长。

在村子里，誰都知道友香是最苦最苦的根子，大家都关心她、敬重她，时常到她家去坐坐訪訪。她也时常爱把过去的事向后生娃仔們說說讲讲，最后总不忘說：“旧社会給咱們的苦处，千万要記住，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仇恨記心間

宋貴生

閻迷丑是山西省高平县徐村大队的武装部部长。这个二十八岁的共产党员，工作积极，立場坚定，劳动更是出色。

他是一个貧农的儿子，在旧社会受过百般折磨，爹娘被地主迫害死了，几个姐姐也被地主买去当了奴婢。迷丑永远不忘自己一家的遭遇，他对旧社会、对地主阶级有着刻骨的仇恨。他常常悲憤地給人們談自己的身世，談过去自家的血泪史。

小的时候，我家共七口人，有父母亲 and 四个姐姐，生活很穷苦。我爹名叫閻广祥，是个胆小怕事的农民。他活了四十四岁，受人欺压了四十四年。因为他为人胆小老实，平时見了有势力的人，都要躲开走。他最怕和村里的地主郭子卿見面了，常常对我娘說：“誰要入了郭家的門，就算把小命給交待了。告給孩子們，咱們宁可餓断腸子，也不去郭家門上討口湯喝。”

地主郭子卿，外号人叫“短周瑜”。这人，面善心毒，是个杀人不露刀的笑面虎。那时候，他是村里的头号財主，又当着个閻长，真是耍錢有錢，耍勢有勢，村上的人誰要不听他的話，馬上就叫你过不去。我父亲更不敢惹人家了。哪知

道，在那个豺狼当道的社会里，绵羊要想躲狼，那是怎么也办不到的！我们家有两间房子，二亩好地，被郭子卿看上了，想法要給霸占去。那年，日本鬼子打了过来，郭子卿的狼心一动，定下一計，要借日本鬼的手来达到他的目的。

日本鬼一来，村上很快就成立了“維持会”，郭子卿是閻长，又是維持会的头目。他每天打着維持“皇軍”的招牌，收錢派粮，杀猪宰羊，捉鸡要蛋，肥吃海喝，还强逼着人們去給鬼子支差。这一着我父亲最害怕了，但是，郭子卿的狼心里有数，他見我爹越害怕，就越派着他去。日本鬼子打人罵人不說，还时常枪杀人、活埋人。我父亲每去支一趟差，都吓得丢魂失魄，回来几天都发呆发傻，吃不下飯，也睡不着觉。久而久之，便病倒了。父亲一病倒，郭子卿一看有了希望，便更狠毒了，人病在炕上，还要硬逼着去支差，我的父亲跪在炕上磕头央告說：“閻长，郭閻长，你可怜可怜我吧！我实在病得不行了……”“啊哈，我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不怕，不怕！快去吧，日本人不会杀你，再說，你要是不出差，皇軍怪下罪来，你可承担不起！”听了这話，我爹呆楞楞地直張嘴說不出話，最后只得歪歪倒倒帶病又去支差了。

当天晚上，我娘和我們姐弟几个在門口等爹。爹一回来，我娘就說：“人家都跑出去躲差，你就不会也去哪儿躲几天？”我爹想了想，叹口气，回家拿了点口粮，便又連夜离开家，打算躲到韓庄一个看病先生的家里去。誰知这一下反躲到刀尖上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一天，我爹正想請那先生給自己看看病，突然闖进两个日本兵，进門就一举洋刀，罵声“巴格”，那先生的人头便滾到地下了。我爹一見，立时吓昏过去，不会說話了。等日本鬼子走后，我們听人說了，才赶

紧跑去往家抬他。

到家以后，爹睁眼看了看我娘，眼角流出两行长长的泪水，“啊”地叫了一声，便沒气了。我們一家哭成了一疙瘩。正在这时，郭子卿又走了进来。他一进门就假惺惺地说：“啊呀！老閻死了嗎？可惜，可惜。”說完这话，又扭头对我娘說：“唉，快別哭了，人死了哭也哭不活，算了吧！这里还有一行賬，你还得給我打湊打湊哪！”說着，把手里的一張紙条儿一抖，念道：“老閻在时，悞差四趟，每趟罰小米二升，二、四是个八升；維持皇軍三次，每次每戶攤米二升，二、三又是个六升。八升加六升，总共是个一斗四升……”我娘从地上站起来，說道：“郭閻长，这些賬我一点也不知道；再說他爹才死，还没有打发，你要再要……”郭子卿忙回答：“瞧你說的，这怎能說是我想要？我不过是替大家費費心，跑跑腿，你今儿要是真沒有，咱也不强迫，改日再想法子也行嘛！不过……”郭子卿低头思謀了一下，又說道：“不过，最多不能超过了三天，三天以后可得把賬清了。”說着，也沒等我娘再回話，就一扭身走了。郭子卿一走，才有人悄悄告給我娘說：“迷他娘，你还在鼓里装着哩！郭財主向你要那笔賬，早就編好了，他看上了你那兩間房子，还有房前的二亩好地，逼死了他叔，也是早就打下的埋伏，这陣儿就要逼你們出門了。”

我娘这个人，可不象我爹那样胆小怕事的，她一听这话，当下就气狠狠地罵道：“你个短命的，想的也太狠啦！房子、地是俺的，你休想霸占去。俺們死也死在这个家，看你能怎么着！”一些穷哥們知道了这事后，都很同情我娘，大伙这个借錢，那个借粮，我娘沒卖房子，也沒卖地，除打发了我爹

外，还给了郭子卿一斗四升小米。这件事情了结后，我娘为了争口气，便给我大姐、二姐和三姐找了个人家嫁出了门，然后就和十二岁的四姐群英两个，拼上命的种地、闹日月。她说：“我总要叫郭子卿看看，一个寡妇女人也不是好欺的。”

但是，黑心的郭子卿，见我娘这般强硬，那里肯罢休，对我们家的压迫和欺诈就越发重了。我娘苦忙苦受，巴结一年，打下几颗粮食叫郭子卿勒索去一半还多。他三天两头提着斗、拿着秤找上门来，不是收社捐，就是要维持粮，直逼得人没法生活，连过大年我们家也得饿肚子。我娘气得不行，经常背地里大骂郭子卿：“你个短命的、该死的郭子卿，你想再把俺害死呀！告诉你吧，老娘是铜铸的，铁打的，饿不死，气不死，看你有啥办法！”

可是，到了一九四三年，咱们这里起了灾荒，我娘再硬、再挣扎，也闹不过去了。秋天收了不够六斗粮，郭子卿上门一算，叫纳一石粮捐。怎么办？粮捐纳不上，还要想法付还我爹死时欠下的外债，灾荒年月，除了郭子卿，谁家都困难呀。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我娘喘不过一口气来，夜里她成夜的躺在炕上哭，把眼都哭肿了。这时候，郭子卿逼得更紧了，那条蝎子的尾巴翘得更高了，他一天好几次上门找我娘要粮捐，我娘说交不起，他却嘻嘻一笑说：“哈哈，谁不知道你是咱村上不戴帽的男子汉。这么能干还能没粮？”我娘听着他这些刺人的话，心里冒火，便气呼呼地对他说：“灾荒年月，我再能干，也填不满你那没底的斗哇。”郭子卿听了马上翻了脸，露出他恶狼的原形。他瞪大眼说：“啊，啊！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我娘也豁出去啦，马上回答道：“什么话？就是这句话！你能把我怎么了？你厉害，你敢拿刀把我

杀了？”“誰要杀你哩？”“你啊，你个短命的郭子卿，你个短命的周瑜。”我娘什么都不怕了，當場就和他嚷开了。郭子卿没办法，只得拔腿走了，我娘还赶上去和他說理，有人过来劝說道：“她孀啊，快拉倒吧，你这不是在老虎头上拔毛嗎？趁早把那二亩地扔給他算啦！”我娘一跺脚說：“卖地就卖地，可我偏不卖給他个短命的，看他能把我怎么样？”有些在場的穷叔伯們气憤不过，也說：“对，自己的地，想卖給誰就卖給誰。”第二天，我娘真的把門前的二亩好地卖了，也真的卖給了另一家人，言明卖价一百三十元（能景五斗米），除交給郭子卿的粮捐外，还付了一部分外債。郭子卿不但沒有达到目的，还挨了我娘的一頓罵，他觉得有失体面，恨不得一把把我娘們捏死。从此，他便想方弄法，无事生非，成天价給我娘头上加災添禍。我娘忍无可忍，最后决心豁出命来和他拚了。有人又暗暗劝我娘，說：“她孀啊，你有儿有女，和郭子卿拚还不是白吃亏，咱不是人家的对手啊！是非惹下了，没办法，还不如打点打点，引上孩們到外面逃荒顾命去吧！”我娘先是不肯走，后来想到我們姐弟几个，才叹口气，對我們說：“孩子，走吧，为了你們几个，咱就撂下家走吧！”

已經拿定主意走了，可我娘还老不动身，乡土难离、穷家难舍啊！两間房子，郭子卿虽然眼紅，可是，我們不在家，我娘沒說話，他却不能占去。

一个月黑的夜里，我娘在家里繞了一个圈子，最后一狠心，背起行李，招呼着我和四姐两个，走出了自己的家門，开始过起討飯流浪的日子来了。

听說岳阳（安澤）地方沒遭災，地面富一点，我們便一路要飯到了岳阳。来到岳阳地界的万里村，碰上了一个姓赵

与老汉。这位赵伯伯，也是外地逃荒过来的，他为人心腸好，虽然从前不認識，但是穷人見了穷人自来亲，他听我娘說了我們的身世后，难过得半天沒說出一句話。后来，就在这位赵伯伯的帮助下，我們在万里村的村头找到了一孔破窑，算是有了一个落脚藏身的地方。这孔窑很破烂，沒有窗門，后边还塌了一个大窟窿。白天，我們出去要飯，黑夜就回到破窑里烤火、歇息。为了出气，有时，我們还圍在火堆旁边，由我娘带头，罵一頓郭子卿。天越来越冷起来，我們母子三人都冻得走不动路，討飯更困难了。我娘看看我和四姐瘦得皮包骨头样，一手摟住一个，心酸得直掉泪。她成夜睡不着觉，常常跑去找那位赵伯伯給出主意。一天的深夜，我娘又去找赵伯伯去了。我和四姐等了她一陣，瞌睡的不行，便打开鋪睡了。我还没有睡着，我娘就回来了，她的臉色不对，一进窑門就盯着我和四姐发呆。半天，爬到我四姐身边，双手哆嗦着拿起她的衣裳、褲子，然后出去打回一盆水，就着火头，急急忙忙洗起衣服来了。我很奇怪，深更半夜，娘怎么一回来就洗衣服？又为啥光給我四姐洗呢？娘心里在想什么？又有什么大难要来嗎？我有些害怕，便悄悄拉了四姐一把，把她拉醒了。我四姐是一个又精灵又孝順的人，她一見娘在給她洗衣服，便赶忙披条褥子过去拦住娘的手，說：“娘，夜这么深了，你不快睡，怎給我洗起衣服来？”四姐說着，就夺了娘手里的衣服，自己洗起来。我娘忍不住地抽噎起来。我四姐以为娘又是想起了那些伤心事，便劝解道：“娘，好娘，不要哭了，咱苦，还有比咱苦的，我和弟弟都不怕苦，等我們长大就好了。”四姐叫娘快去睡觉，我娘說睡不着，她叫我四姐去睡，四姐也說，娘不睡，她也睡不着。两个人都不肯

睡，洗完了衣服，又偎着身子默默烤了一会火。这时候，我迷迷糊糊睡了一觉，睁眼看看，她们两人都还坐在那里，四姐的衣服已经烤干穿到身上了。我娘手上拿着一条红线绳，在给四姐扎头发。只听我四姐执拗地说：“娘，别给我扎了，咱一个讨吃闺女弄这干啥呀！”又听我娘带着哭声说：“好孩子，咱今儿不去讨饭了，咱再不当讨饭的了。”说着，一把抱住四姐的头，一声痛，一声泪，把实情告给了我四姐。原来，为了顾全一家三条命，我娘去托赵伯伯帮助，下狠心又把我四姐卖给了小西坡村一个名叫薛季旺的财主人家，天一亮就要来看人。一听这话，我四姐就象叫刀子扎了似的，“哇”地一声嚎哭起来，她扑到娘的怀里求告道：“娘，娘，不要卖我，不要卖我，我舍不得你，我饿死也愿意死在娘的跟前……”我也急忙扑到娘的身边，摇着她的胳膊说：“娘，不要卖了四姐，她胆子小，受不了人家的欺侮，要不，就把我卖了吧！”我娘又伸出一只手，抱住我哭道：“孩子，你们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都是娘的好孩子，切着哪根指头也疼啊。”我四姐挣开了娘的手，从地上站起来，擦擦眼睛说道：“娘，别哭了，我不怕，就把我卖了吧！留下弟弟还能给爹顶门立户，说不定以后还能和郭子卿算算账。”我娘也站起来了，她伸手捧住我四姐的脸凄痛地说：“孩子，好孩子，你懂事了，来，让娘好好看看你。”这时的四姐，虽没了哭声，那泪水却一直往外涌。

天还没有大亮，那个赵伯伯就引着地主薛季旺来了。赵伯伯看见了我們母子，也把头扭到一边，用衣袖擦了两把泪。薛季旺没有跟我四姐说话，却盘问了我半天。等他走了以后，赵伯伯才对我娘说：“你看这可怎么说？薛季旺还想买你的小

子啊！”我娘楞了一下，說，“不卖啦，这么說我闺女也不卖啦！”赵伯伯点点头，贊成我娘的这句话。可是，过了几天，日子过不下去，我娘又去找赵伯伯，还是叫人把四姐引走了。

四姐一走，薛季旺就再不让她出来，也不准我們到他的門上去。听人說四姐在那里伺候薛季旺的老婆，成天价受人刻薄。我娘伤心极了。她正想再去找赵伯伯給說說，到薛家去看看我四姐，这一天，我四姐却突然回来了。她一走进窑門，就把手里的一条手巾打开，亮出一些白面饅饅来，說：“娘，弟弟，这是薛掌柜給你們吃的，他还說，要請你們去吃一頓餃子，也不知他这是安的什么心。”我娘很犯疑，問我四姐，四姐也摸不透。后来母子們在一起訴了一頓苦，我娘又囑咐了四姐一些話，便把饅饅留下，叫四姐走了。四姐把包饅的那条白羊肚子手巾，留給了我娘。这条手巾以后不知擦过我娘的多少泪。

过了一天才知道，薛季旺打发我四姐送饅来，还是那个老主意，想騙着我娘把我卖給他。那个好心的赵伯伯跑来对我娘說：“唉，都怪我，当初不該答应你，把闺女卖給薛家；这个狗杂种，买了人家闺女，还想买人家的儿。万万不能再卖了。我說你們娘俩在这待下去，怕出事，还是起身再挪个地方吧！闺女在薛家就算我的孩子了，我会想法去照应她，你們放心就是。”赵伯伯的話，提醒了我娘，她說：“对，对，我們要回老家，天下哪里也沒穷人活命的地方，纵是死，也得把骨头埋到老家的土里去。”于是，我們便連夜离开了万里村。在外漂流了半年多，沒法子又只好走上了回头路。

临走的时候，我娘故意繞到了小西坡薛家的門口。黑夜里，我娘和我两个人，望着薛家那一片黑糊糊的房子，想着

以后很难再見面的四姐，伤心得走也走不动了。我娘坐在地上，用我四姐留給她的那条白羊肚手巾，捂住臉哭了一陣，便昏倒过去了。我把她拉起来，搖晃了半天，她老人家才一边哽咽，一边揚着手上的那块白手巾說道：“孩啊，你还想着見娘哩，見不上啦！娘……娘要走……走……了……”

我用勁揜扶着娘，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哽咽，慢慢地向前走去。黑夜，什么也看不見，不知什么时候天才会亮起来，忽然，薛季旺家的狗咬起来了。我娘怔了一下，馬上理了理头发，扶住我的肩膀，加快脚步向前走去。

跳出了狼口，又掉进了虎口。狼口、虎口，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穷人撞破了头，也沒有一条路好走。我們被逼出了家門，又被逼着回来了。把四姐丢給了人家，带着卖四姐的能量五斗米的錢回来了。

我們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我三姐就哭着来了。她告訴我娘說，大姐和二姐都因为天災加上地主的逼迫，沒办法，被婆家卖給外地的人販子带走了；还說她也活不下去了，婆家也要把她卖走。我娘听了，眼泪嘩嘩地流下来，对三姐說：“娘生下四个閨女，眼下就只剩你一个能看見了，娘說甚也不叫你走。你回家来吧！婆家养不起了，就回来和娘死在一块儿吧！”說着，我娘便把带在身上的卖四姐的錢，拿出来对三姐說：“这錢咱去量几斗米，还能对付着活几天。”

正在这时候，又是那个吃人的野狼——郭子卿进来了。我娘一看他来，急忙站起，伸手把錢藏到了屋頂的草縫里。郭子卿好象并没有看見。他一进門，就气汹汹地冲着我娘大嚷大罵，提出要叫我娘多出半年的粮捐。我娘对他說：“你看，我一个逃荒要飯的老婆子，哪有粮錢交給你？要粮食沒

有，要人有一个。”郭子卿听了这话，鼻子里哼哼一笑，两眼向空中一扬，“通”地跳上炕，从草棚上把那几个卖四姐的钱拿去了。并且在手里摇晃着说道：“没有？这是什么？”我娘扑上去说：“那是我卖闺女的几个苦钱。给了你，我们都要饿死了。”“那我可管不着你！”郭子卿说完这话，冷笑了一声，便转身走了。我娘双手抓着那块白手巾，对在眼上看着，象一下子木了似的，没吭气，也没再流泪，很久才一扬手扑到三姐的身上了。

过了没几天，我三姐终于觉得没了出路，出外不行，在家难活，跑到村外，一头栽到泊池里自杀了。我娘听了哭着便往庄外跑去。她从那里回来后，心里难受得不行，一头撞到墙上死了过去。后来，多亏几个邻居家的人，又是捶背，又是灌水，才把我娘救活过来。可是，自这以后，她就得了病，这病谁也说不清，肚子鼓鼓的，成天不吃一口饭。

我娘病倒了，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她不顾自己，却还想着我。她怕把我饿坏了，便又下狠心来了个大变卖，先卖桌椅板凳，又卖铺盖被褥，把家里的东西全卖光以后，才决心卖房子。这两间房子毁了我們一家人，我娘气不过，赌气贵贱不卖给郭子卿。结果，以一百六十块钱的价钱，卖给了我一个街坊叔叔郭民高。

一百六十块钱，在当时能买二斗多米。因为几天没吃饭了，钱一到手，我娘就叫我拿上去河西量米。我去的时候，是和民高叔相跟着的，到那里量了一斗米，找不见民高叔了，我便一个人往回走。那时我才七岁，一斗米压得腿都抬不起来，但是，想到我娘在家等着，还是不歇气地只顾往家走。谁知刚走到韩庄汽车路附近时，突然从道旁钻出一个人来，朝

我踢了一脚，就动手抢我的米袋。我死活不肯放手，那人便用劲掐我的脖子，我咬住了他的手，他却拾起块石头就往我嘴上砸，我用手去捂嘴，石头便砸到我的手上了。我疼得大哭起来，一松手，那人便夺去口袋，一溜烟跑了。我拼命朝前追了一阵，也没追上。怎么办？怎么办？有个过路的老汉听我把事情说了一遍，就劝我赶紧到下韩庄村公所去报告，我听了他的话，便一直跑到了下韩庄。走进村公所的門，一看村长和一些二鬼子在吃酒席。村长说他不管我这样的事，那些二鬼子汉奸也骂我快滚蛋。我一看没指望了，才要往回走，便看见郭子卿迎面走过来了，到跟前，他并没有问我来干什么，只是把眼一翻，得意洋洋地说：“你家那两间破房子可卖上大价钱了吧！”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一点都不明白。回到家里，我把事情告诉了我娘，我娘一听，就知道又是受了郭子卿的陷害。从此，我娘的病更重了，她老人家躺在炕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就这样，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里，因为我家还有两间房子和二亩地，被地主逼得我们一家死的死，卖的卖，病的病，没了半点活路儿。

一九四六年，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高平。把我们娘俩从苦海里救了出来。我们一家的冤仇也报了。被卖到屯留、崞县的大姐、二姐，和卖到岳阳的四姐，也都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回到家里来了。只可怜我的苦命的老娘，被地主恶狼们折磨下的病，怎治也治不好了。解放后没几年，她老人家就去世了。临死时，她把我們姐弟几个叫到身边，又把一家人的血泪史诉说了一遍，说完后，又再三叨念道：“孩子们呀，我在旧社会想吃吃不上，如今有了米，有了面，我又不

能吃了。你們也知道娘的病是怎么得的。誰是仇人，誰是恩人，你們要牢牢記住。以后你們都有了几孫，也要說給他們听听，叫他們也牢牢記住！孩子們呀！仇人，恩人，千代万代咱也不能忘了啊……”

徐家嫂

鍾丰彩

在江西省新建县“江山土庫”东北角上，有一个徐家村。徐家村只有一幢又矮又小的木头房子，单間独戶，住着一家姓徐的农民。男人徐协林，个子矮矮細細，老老实实，只曉得在田地里死干活拼，因此，在旧社会也就吃了更多的亏，被地主、保长逼得不能落屋，离乡背井到外头躲了三年多，一直到解放后才回家。徐协林的老婆却完全相反：个子又高又大，胳膊腿儿又壮又粗，走起路来脚步咚咚响，說話也是又响亮又爽直。可惜她一直沒有一个正經的名字。因为姓罗，年青时，大家叫她“罗家妮子”；生儿育女以后，大家叫她“徐家嫂子”。談到徐家嫂子，哪个不說“辣”！旧社会，老財們說她“辣”，扁扁嘴，带着不屑的口气；作田的說她“辣”，伸出大拇指，露出羨慕和称赞的神情。是辣呀，是辣！你看她，屋里的細活，屋外的粗活，哪样干不来？百把几十斤的担子，挑起来就跑。当地主、保长压迫她的时候，她哪一次低过头来？在旧社会，讲交情，財礼为主；有糾紛，拳头走前面，打得贏的是老大。她一个妇道人家，家里又穷，男人又胆小

怕事，要頂得起天災，抗得住人禍，在災難中度过几十年，不辣怎行？也有人說：“要不是徐協林有個好老婆，他這個家呀，真個會船到中流碰暗礁——散了板啦！”

原來，徐協林的太公在世時，徐村有三十多戶人家，都是日子過得不錯的自耕農，河里打魚，田里收谷，耕牛也有幾十頭，光景是可觀的。但是後來，由於汪山程家出了大官，日子就難過了。俗話說：寧願隔壁出老虎，不願隔壁出知府。程老大、程老二、程老三兄弟三人，官做到巡撫、總督，比知府大多了。家裡的人依仗官勢，霸田占地。程老二的崽程統湘說徐村座落的風水好，要把徐村整個的買下來做墳地。徐家的農民回答他們說：

“虧你們讀書知禮的老爺們想得出，要把我們活人趕走埋你們的死人，辦不到！”

但是，徐村門前，隔一丘田便是程家的土地。地主程統湘老羞成怒，使了一條黑計，在徐村門前砌了數十間樓房，占地十幾畝，東頭做典當鋪，西頭做肉鋪，後邊是谷倉、馬欄，象一道山一般橫在徐村前面，把徐村的出路堵塞了。程家地主只在這幢房屋與“汪山土庫”之間留一條巷子，作為來往過客的通路。徐村前面再不是一馬平川，一望無際了，而是開門便面壁，使人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風水先生說：這叫“餓虎下山”，徐家村的人今後要被“餓虎”吃盡啦！徐村有些迷信的農民，聽到這樣說，果然恐怖異常，真象是爛筲箕里的泥鰍，走的走，溜的溜，許多人賣田賣屋，不幾年，就去掉一大半。留下來不走的人，也因為受到地主的百般欺凌，無風起波，過不得一日安寧日子。有一個鄰村老人，還講了一個典故給大家聽，他說：

“你们知道‘汪山’这个名字的来由么？汪山，汪山，原来尽是姓汪的人住着呢。后来，程家老爷一来，野雀赶起家雀走，姓汪的站不住脚，一家都不剩了。唉，厉害呀厉害！”

这一席话，说得徐村人个个胆战心惊。

徐家嫂到徐村来的时候，当年留下来的几家徐姓农民，也陆续搬走了。最后，只剩下徐协林一家。徐协林受了地主的欺压，心神不宁，每天早出晚归，看见前面这幢叫“饿虎下山”的房子，便心慌意乱，说话也没劲了，真个象见到了饿老虎一样。徐家嫂每天一打开门看见这幢房子，浑身的血就沸腾起来，满腔的仇恨都涌到心头，对她男人说：“你别那么死心眼儿，什么饿虎下山，明明是程家使奸用计，威吓我们，欺凌我们，你怕，就上了当啦！”老实怕事的徐协林只有对着他老婆唉声叹气，可是徐家嫂的骨头却越来越硬了。

徐家嫂的“辣”，是在地主、保长们的压迫下，从小煎熬出来的。

徐家嫂的娘家本来姓罗，住在樵舍山里。她生下来四个月，便死了爹爹，娘带着她又嫁了徐协林的爹，那时徐协林才三岁，刚死了娘。罗家妮子的娘嫁来以后，大家便改口叫她徐家孀子了。

谁知徐家是个弱门小姓，旁边又住着强横霸道的程家地主，他们经常受到人家欺压。那时正是北洋军阀当权时期，地主恶霸加上兵痞、土匪、流氓，抓伕子，要钱财，老实人担风险，受侮辱，没有几个活得长命的。徐协林的爹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了一身内伤，憋了一肚子瘟气，不到四十岁就死掉了。丢下了徐协林这个瘦骨丁丁的崽，真是一根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细苗苗。

死了丈夫的徐家孀子，提心吊胆地撫養着两个孩子，自己到田里去車水、栽禾……时时記挂着两个孩子，連一点風吹草动都害怕。但是，孤儿寡母，哪有不受欺压的呢？

“汪山土庫”东头第一家是破产地主程吉水，这家伙又蛮橫、又吝嗇，一年要換五六个长工，后来沒有人願上門，他也就不請长工了。反正田不多，只在农忙时請几个零工，平时便說着徐家替他看禾。平日里，还經常拿一条扁担，追打徐家的牲口，把猪呀、鸡呀赶得滿壠跑。徐家孀子当面不敢去拦阻，等他打死了，才赶快跑去撿回来，一肚子气沒地方消，只得对着鸡儿狗儿罵几句。罗家妮子年紀虽小，心里却恨死了地主，甩着一对小辮子，也跟着媽媽一句一句地罵起来。

程吉水跑过来说：“你别不干不淨地罵，猪是你老爷打死的，你替我好好看着这儿丘田禾便罢，要不，你休想养活一头猪一只鸡！”地主真个說得狠，做得恶，看見徐家的牲口就打个死。徐家孀子沒法，只得叫崽女去替地主看禾。每年秋天，地主都說禾沒有看好，要她們无偿地帮他割几天禾。此外，还叫徐协林和罗家妮子做这做那，不做，就拿棍子打。罗家妮子常常瞪圓了眼和地主頂起嘴来：

“我又沒吃你的，又沒穿你的，凭什么来差遣我？十个长工十个跑，个个长工受不了，請不到长工拿我們来出气哪！”

后面一句話，是她从一些大人那儿学来的，正触着了地主的疼处。地主一边赶着要打她，一边罵着：

“媽的，你人都沒长成，就这么辣呀！”

她提起脚就跑，地主赶不上，也只有罵一頓了事。

有一天，程吉水的老婆生了相公，全家忙忙碌碌，地主

又舍不得多花一个錢請人帮忙，便又去叫罗家妮子。当时，罗家妮子正在典当鋪門口听一群在那里歇脚的农民聊天，看見程吉水站在土庫門口，向她喊：

“罗家妮子，来呀！来呀！”

有一个农民对她說：“妮子，你去，看他叫你做什哩？今天他家生相公，不敢打你的。”

妮子点点头，跑到土庫里。程吉水象使喚奴才一样：

“去，去倒馬桶！”

罗家妮子想了一想，說：

“唉喲喲，你家的骯髒事，尽要我来做，我不！”

地主沒有討到好口話，觉得很不吉利，順手一个巴掌，打得罗家妮子一个踉跄，碰在一个铁門环上，額角上碰出血来了。她一跌一撞，跑到地主的堂前，坐在門坊上，一边哭，一边按照大人教的罵起来：

“我又不吃你家的混賬飯，又沒使过你家的黑心錢，你借的什么势，凭什么打我……”

程府別房的一些佣人都圍了上来，他們平常都恨程吉水蛮橫无理，巴不得她多罵一会儿，替大家消消气，都同情地說：

“做爷的人，几十岁了，欺負一个妮崽子！”

地主的娘看到她在堂前哭，臉气得铁青：

“这是誰家的小媳妇，我家生相公，她在这里断气……”她想起今日應該百事平和吉利，后悔自己說快了，便又停下来，对旁边的佣人說：“你們也不知道把她拉开！”一个女佣人說：“老太太，你家少爷打了她呢！額角上还在流血哪！”地主婆这才装模做样地說了两句好話，叫人把罗家妮子牵走。

这件事以后，人們都說：“程吉水又强橫，又老臉，跟个小孩子斗駁呢，几根鬍子算白长了。”这个地主也因为跟一个小姑娘鬧糾紛失了臉，以后不再去找两个小孩的麻煩了。

二

罗家妮子长大了，由娘作主，和徐协林結了婚。以后，又生下了两男一女。他們种了地主程伯臧四亩地，加上自耕地，一共有十多亩。夫妻勤劳动，精耕作，田里的禾苗长得青青的，家里的牲口活蹦蹦的成群結队。徐家村虽然只有一戶人家，但再不是孤儿寡母的，漸漸出現一片生机了。于是，这一家又成了保长、地主們榨取的对象。特別是一九三九年以后，鄱阳湖平原成了日寇的占領区，大塘乡有給日本人办事的“維持会”，又有給国民党办事的“地下乡公所”，保长天天都来派錢派米，今天說日本兵要，明天又說“国軍”要，哪个要都得給，而且不能少一个子儿。否則，不是說你私通“国軍”，便是說你私通日本。守中立也是不許可的，三个罪名都有杀头的危險。有时土匪又来搶劫。那时候呀，不要田，不要地，就只要你种出来的白米、棉花，要你的东西，要你的錢。这样，徐协林家里被榨得只剩下几块焦干的地皮了。徐家嫂为了避开大塘坪上的兵乱，带着孩子和娘躲到聶家山里去了。徐协林在穷、愁、苦、寂中生活，一天比一年还长。

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地主程茂柳，狗腿子饒崇立等在大塘街上聚众賭博，正愁少了一个賭脚，看見徐协林往那里經過，不由分說，拉进去就叫他坐下。徐协林是老实人，知道这个时候，人命比狗命还賤，不敢得罪他們，只得說：“先生，我不干这个。”

“唉呀呀，这个世界，你还想发财呀，来来来，玩一天，算一天！”地主程茂柳眯起一双眼睛，笑容可掬地引誘他。他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没有钱。”

“啊哈，那不要紧。”地主说着，便从口袋里搜的的一下，摸出一叠银元，啪的一声搭在桌上，算是代他押了“宝”。徐协林望一望白花花的堆，也不知道有多少块钱。正在发呆，庄家一下揭了盖——他中了十六元。程茂柳问他要了四元，说是借钱的利息。

自从这次以后，不由他不去赌钱了。如果他不去，他们就說：“家伙，赢就赢得，输就输不得，哪有这种好事？”看到徐协林上了钩，他们便设圈套，押假宝，三家斗一家，使徐协林大输几场，东西输完了，还欠程茂柳三十担谷，饒崇立三十六担谷，程伯羔十多担谷，其他人几担到十几担不等。

日本投降以后的第二年春天，地主、保长一个接着一个来讨账了。徐协林被逼得不敢落屋。徐家没有什么东西，就只有一头二百斤重的猪。那天，程伯羔叫来两个本家，把猪赶走了。徐家嫂正在伤心，程茂柳又来了，她没好气地问：

“老爷，又欠你什么钱啦？告诉你，我家什么都没有了。”

“你家不是有田吗？”地主說。

啊，原来地主是想来抢去她几亩田！她一下想起了徐家和汪山土庫几代的仇恨，顿时两只眼睛都变红了：

“我当你打的什么主意，原来你使这个黑心呀！我家男人又没欠你什么正经钱，誰不知道是你们在赌场上的事。你要抢就抢嘛，还要这样转弯抹角的！”說得地主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但这地主很狡猾，转过身来对徐家嫂的娘說：

“老太婆，我晓得你家是公鸡下蛋，母鸡报晓的。你女不

肯还賬，我逼你息要；如果他也不給，是死是活，我可不敢担保。”說完，便一搖一擺地去了。

第二天，地主使人來傳話說：

“你家男人要窄河了，要上吊了……”徐家孀子正因為兒子幾天沒回家，心里着慌，聽到這樣一說，便啼哭起來：

“協林雖不是我的親骨肉，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帶大的，跟親骨肉一樣親呀，如今生了事，怎麼得了呀！”徐家嫂看見母親哭得傷心，又怕男人真的出事，便答應典給程家三畝五分田。

程茂柳的事完了，保長饒崇立又來了。饒崇立是惡霸鄉長程欣午的狗腿子，在程欣午的唆使下，也要來霸占徐家門口幾畝雙季稻田。

保長也不對徐家說一聲，叫來一個幫閑，喝牛扶犁去犁徐家的田。徐家嫂在屋裏看見了，從門角里抽出一根竹條子，三腳兩步跳到田里，攔住牛不許犁。一頭大牯牛被這場面吓着了，拖着犁，滿田里跑，泥花濺得老高。饒崇立在旁邊喊道：“你給我打這潑婦。”

犁田的真的放下趕牛的竹鞭子，扯住徐家嫂就打。徐家嫂沒有防備，一連挨了好幾拳。路邊上的農民看見這情景，都憤憤不平，圍了過來。保長和幫閑看見這形勢便都溜了。農民們氣憤不過，都幫徐家嫂去找人評理。但當時有說話權利的都是一些地主紳士，他們哪里會真正的主持正義，只是因為眾議紛紛，才評為徐家給饒崇立的谷子由三十六担減少到十九担。徐家嫂又賣掉二畝四分插了早禾的雙季稻田。買田的又是程家地主，知道她急需錢用，只肯出二十六担谷子的價錢。徐家嫂真賣得肉疼啊！

当天，她把徐协林找回来，对他說：“我也不怨你，只恨这班狗才手段厉害。我曉得，逼債的人还多着呢！俗話說，冬不剝衣，春不卖田，他們害得我們好苦啊！我們吃了亏，学了乖，——你逃吧！”看着男人不言不語，只是呆呆地站着听她說，她便急了：“你今日成了他們罐里的油，砧上的肉，你还不走哇，他們要拿你去烹去煮！眼看剩下的五亩地也保不住了。”說到这里，她的眼睛也紅了，“要沒有了地，到哪里落脚，几个孩子吃什么，喝什么，孩子养不大，你老了靠誰，几根骨头丢到哪里去？”她越說越急，难过得嗚嗚地哭了起来。

晚上，下弦月还没有出来，几顆鬼眨眼的星星在云隙中一閃一閃，間或掉下几滴雨点来，象星星掉下来的眼泪似的。徐家門前这一大堆高大的建筑物，在微微的星光中，象踞足袒胸的龐大怪物，正要向人們扑过来一样。徐协林夹着一个包袱，走出門来，望着前面黑忽忽的一片，心里一連打了几个寒噤，不由得回头去搜寻站在黑暗中的徐家嫂，却听見了老婆輕輕的啜泣声，便拿拳头在自己头上捶了一拳，橫着心，高一步低一步地走了。

三

“徐协林逃跑啦！”消息很快地傳了开来，于是，那些討賬的人又来“光顧”了。徐家嫂子回答他們說：“向他去討吧，我沒有。”

那天，保长饒崇立差遣五六个人来拆徐家的屋，徐家嫂對他們說：“我和男人分开了，这屋子，这田地，是我娘娘崽活命的，是乡亲，怎能不讲道理！”

內中一个嘻皮笑臉地說：“什么你的他的，連你也是他的

嘞。莫說屋場，就是拿他老婆去卖掉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塘坪上卖老婆的也不只一个两个！”一个說，三四个帮腔：“是啊，是啊！”說着，便要背楼梯拆屋。徐家嫂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扯住那人的手，大声喊道，

“誰敢卖掉我，誰敢拆屋，你有沒有我的卖身契，有沒有我的卖屋契？明明是白日打搶！我在徐家生了儿，养了女，好歹是个娘，我的东西哪个敢动！”

那些人都是欺軟怕硬的，事不在理，也有点心虛，心想：“这徐家嫂，果然辣啊！”便轉口道：“是保长叫我們来的，我們不过是吃了人家酒飯，替人家帮办罢了！”

“是啊，保长比你們乖多了，他不自己来，却买通你們！”說得这些人臉上象涂了猪血一样，一个个都往外溜，边走边吱唔：“誰受了买通，誰受了买通？你莫乱說，莫乱說！”

过了一陣子，有人跑来告訴說：“保长叫人来打啦！”

她毫不犹豫地从牆角搜出一条铁棍，足有七斤多重，在手中掂了掂，叫她娘好好带着几个小孩，便飞快地冲出門去，拦在汪山土庫和典当鋪中間的夹巷口上。

在典当鋪前面的大路上，保长饒崇立带着几个打手来了，看見她拦在这里，便只是捋手捋脚，口里光喊“打死她，打死她！”脚步却越挪越慢了。

徐家嫂象一个男子汉一样地站在巷子口上，这里是通向徐家的唯一路口，两边高牆，真真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地方。她完全被激怒了，胖胖的臉頰脹得通紅，眼睛里泛着怒火，一手擎着铁棍，一手拍着胸膛，从巷子口发出宏亮的喊声：

“来吧，来吧，男人被你們逼走了，又来害我呀！穷人的

命总是賤的，有本領就来吧！”

典当鋪門口是一个过路人歇脚的地方，这时候，人越来越多了，老老少少，有挑担过路的，有游手好閑的，挨挨靠靠一大堆。有的替徐家嫂抱不平，有的希望她打保长一頓出气，也有些看熱鬧的人，你一句，我一句，有酸的，有辣的，保长装做沒听到，正下不了台，乡长程欣午来了，众人都紛紛散开。饒崇立哈着腰对程欣午說：“三少爷，我要打死这辣貨！”程欣午望望徐家嫂，眯起一只眼睛，对保长說：“打死了不好办，为了那么一点点油水，我懶得招这个麻煩！”

保长希望乡长給壯胆，便露出蛮有把握的样子說：“三少爷，不要紧的，这里就只她一家，男人找不到，打死了沒关系。”

乡长只三十来岁，比饒崇立年青些，但狡猾多了，他說：“哈哈，老弟，說这一保的事，你比我清楚，不假；說远一点，你就得請教我了。上天岭徐家，几千人，隔这里不到三十里，你打死了他徐家人，那些穷本家，向来喜欢鬧事的。賺不到大錢，用不着工本，得不偿失的事我不干的！”

保长听到乡长这么說，連忙点头哈腰：“看在三少爷面上，饒了她，饒了她。”随即向徐家嫂喊道：“三少爷面子大，便宜你啦！”說完，灰溜溜地跑了。

四

夏收时，五亩自家地上的谷子还长得不錯，这是她起早摸黑抗旱耘田，拼死拼活拼来的。而四亩低洼佃耕地上，因为遭了大水，只收到五成。程伯臧的賬房不肯减租，全部收获都給地主搶去了，賠了一年的工本，田算白作了，地主还說她不会种田，退了佃。这四亩田，是徐协林的父亲花了七

担多谷子的“行头錢”租来的啊，如今地主只說一声，就收回去了。——这些，都难保不是他們串通了的阴謀啊！但是，徐家嫂并不害怕。仇恨只有使她越来越坚强，她希望两个崽快些长大，挑得起重担，頂得住風雨；她希望有那么一天，亲眼看見地主、保长这些餓老虎坍台，完蛋。就是这种希望支持着她，白天，她在剩下的五亩地上卖死卖活地干；夜里，她还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嗡嗡地紡棉紗。她还养了鸡，养了猪。事多，沒有一天安安靜靜地吃过一餐飯。就是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她还要送崽去念书。

她被希望鼓舞着。看吧！在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是多么懂得穷人的痛楚：有一次，娘拿十个銅板給孩子买糖吃，孩子却用来买了作业本子，买了一个餅，却只吃半边，带回半来給娘吃，还剩下一个銅板还給娘。这可把她乐坏了。特别是共产党要来的消息，渐渐在大塘風傳了。她的希望一天一天地增长。一九四八年正月，徐家嫂子卖了一只鸡，换来一斗米，保长饒崇立跑来要去了六升，說是迎灯款。徐家嫂暗暗地咒他說：“好吧，你拿去吧，你的日子不长啦！”

一九四九年，大塘解放了，徐家嫂在斗争会上訴了苦，以前想吃掉徐家的“餓虎”一只一只被镇压了，被关起来了；流浪在外打了三年长工的徐协林也回来了。

現在徐家嫂子真是事事如意：大崽是党员，在机关里工作，媳妇是教师；徐协林和二崽在生产队劳动，說到徐家嫂本人，虽然已經四十八九，但仍然挑得起一担，提得起一头，里里外外，都是她操心哩。只是从前挨打的地方，成了老伤，有时隱隱作疼，这就使她更忘不了从前的苦，更爱今日的甜。她走路时脚步更响了，說話时声音更大了，手也更勤了。

山林血泪

董延寿

沈万山霸山

提起金龙山，会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此山绵延数十里，烟籠雾鎖，森林茂密，海拔一千一百多米，盛产茶桐竹木、山貨杂粮，山上有个金龙宝頂，宝頂殿前有个无底深淵，洞口只有臉盆大，終年噴云吐霧，傳說这就是金龙的咽喉，洞里藏有金銀財宝，只要有人敢下去，金銀財宝取不完，可是当地老乡誰也不敢冒这个險。

金龙山周圍有岩脚、板溪、肖家、金坪等大小十几个村子，一百多戶人家，这里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金龙山。金龙山給人創造幸福，也給人带来災禍，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里，經常有恶霸强梁前来霸占金龙山的財富，榨取当地人民的血汗。

且說会同县有个大恶霸，名叫沈万山，原是国民党部队里的一个团长。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他发够了国难財、劫收財，回到会同县来了。他想找个地方建立庄园“养老”，便派狗腿子們四处物色，最后选中了金龙山这块地方。

秋天，沈万山带着大队人馬來到了金龙山。一进山，他便命令狗腿子把这山上十几个村子的老百姓都召集来，向他

們宣布說：“金龍山本來是沈團長家的，這些年，沈團長帶兵打日本鬼子去了，現在抗戰勝利，沈團長解甲歸農，又回到金龍山來了。你們都是沈家的佃戶，以後要照規矩給沈團長交租，聽從沈團長的調遣。”一個狗腿子還從懷里掏出一張預先偽造好的買山契給大家看。金龍山的居民，聽了這話，真像晴天里打下一個霹靂，他們祖祖輩輩，都是在這兒憑自己的雙手，開荒種地，怎麼忽然鑽出個佃東家來了呢？狗腿子的話音一落，下面就吵嚷起來了。有的說：“我家祖祖輩輩住在金龍山，從沒聽說金龍山是沈家的。”有的說：“憑一張紙，金龍山就成了沈家的管業，我們就成了沈家的佃戶，哪有這樣輕巧的事！”

這時，坐在交椅上的沈萬山霍地站起來，把桌子一拍，吼道：“誰說金龍山不是沈家的，站出來給老子看看！”

眾人靜下來了，人們看着沈萬山背後那一批虎狼似的打手和槍兵，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也不敢答腔。沈萬山有個親信的狗腿子叫周二的，在一旁幫腔威吓道：“站出來呀！有本事的站出來說嘛。”

“我說的！”人群中突然跳出一個大漢來，這人三十左右年紀，長得肩闊胸寬，腿粗腰圓，站在人面前像座小山。狗腿子周二吓得往後退了几步。沈萬山沒想到真有人敢站出來，也吃了一驚。他走到那人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惡聲惡氣地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梁大業！”那人毫不畏懼地答道。

沈萬山嘿嘿地假笑了兩聲，說道：“好啊！你小子，真有膽量，老子記住你了。”說罷掉頭向狗腿子們使了個眼色。

狗腿子們一涌上前，圍住梁大業，就是一頓亂打，眾人

搶上前來援救，但被狗腿子們用皮鞭、刺刀、机枪堵住了，眼看着梁大业寡不敌众，被打得遍体鳞伤，一个个咬牙切齿，也帮不上忙。人們都知道：禍事就要來了。

果然，从此以后，金龙山就成了沈万山的私产。他在山脚开了一大片平地，修建庄园，强迫住戶为他砍树运磚，規定每家每天來一個人盖屋子，不來的罰銀一元。許多沒有劳动力的人家，就这样欠下了沈万山的冤枉債，直到解放也沒有还清。

霸占了金龙山以后，沈万山想尽办法压榨农民，訂了許多恶毒的規章，其中最恶毒的一条，就是在金龙山通向外面的三条路上，都設立了关卡，每个关卡都有他的狗腿子把守着。他宣布說：“金龙山是沈家的，路也是沈家的，無論誰走这些路，都必須交出买路錢，每次大洋一元。他这样作，不光是为了錢財，更主要的还是想阻止居民外出，要他們在这山里替他做一辈子的奴隶。

山中一家人

前面提到的梁大业，原是岩脚村人，家里只有一个父亲，母亲早就死了；两个姐姐，一个嫁在坪村，一个嫁在洪江。他虽然快三十岁了，但因家境困难，还没有結婚。父亲梁开民是个老实怕事的人；梁大业則相反，生来就是个硬汉子，敢說敢干，好打抱不平。他爹为此常常替他担心。这一次挨了沈万山的毒打，他爹把他抬回家后，一面流着老泪替他敷伤口，一面叹息着劝他說：“大业呀，以后少管点閑事吧，这年头穷人硬不起来，釘子再硬，碰不过斧头啊！”

梁大业睡在家里养了半个多月伤。梁开民天天出去給沈

万山修庄园。有一天梁开民回到家来，悶着头只是叹气，梁大业追問了很久，他才說：“坪村有人搭信來說，你二姐坐月，沒人招扶，大人小孩都得了重病。”

大业一听，从床上跳下来，对爹說：“那你老人家为什么还不赶快去看看她？”

梁开民叹口气說：“我不能去呀，沈万山的庄屋还没有盖好呢！”

“我去！”梁大业披起衣服就想往外走。

梁开民赶忙抓住他說：“你也不能去！”梁大业不明底細，伸伸手脚，走了几步，对爹說：“我的伤好多了，这几步路，能走。”

梁开民又叹了一口气，說：“唉，你还不知道，如今沈万山在每条路上都設了关卡，出去一次，要交一块光洋的买路錢，我們哪有錢去交呀？”

听說走路也要交錢，梁大业气得面紅筋漲，頓着脚說：“真有这事？媽的，这还成什么世道！”說着就要冲出門去，却被老爹死活一把拖住了。

梁开民拦住他說：“崽呀，我們碰不过人家，你去不是白送死！”

梁大业冷靜下来，想想人家有的是刀枪打手，硬闖实在闖不过去，也只好坐下来发楞。他想起二姐，嫁到坪村去已有六年多了，一直沒有生育，去年剛怀了孕，二姐夫又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去了，丢下她和一个七十多岁瞎了眼的老母，无人照顾，現在她病得奄奄一息，一定正躺在床上盼望着亲人呢。

他越想心里越不好过，晚上，当梁开民睡熟的时候，便

悄悄溜出了大門，想趁夜靜更深，偷过沈万山的关卡，到坪村去看看二姐。

金龙山地勢險惡，山前山后都是密林翠竹，十几个村庄分布在山凹里，要出山只有东西南三条大路，除此之外，别无小路可走。梁大业走出村子后，沿着东边一条路往山梁上爬，剛爬到半山腰，突然一只狼狗从路旁的茅屋里窜了出来，对着他汪汪直吠。他还来不及藏身，前后左右便有人圍上来了，好几道手电筒的光柱向他臉上直射，他剛抱起一块大石头砸死了扑过来的狼狗，他的两只手便被人抓住了。

狗腿子們把他押送到沈万山的临时公館里。沈万山听说打死了他的狼狗，气得暴跳如雷，看到是梁大业，更是火上加油。咬牙切齿地说：“好呀！又是你，上次还没有打够，今天老子要好好收拾你一下。”

他命令狗腿子把梁大业倒吊在村口的櫟树上，用松毛烟对着他的头熏，熏昏了又用冷水潑醒过来，熏到天亮时，梁大业已成了个半死人了。

梁开民第二天早上才知道这件事情，他急得两跟发花，跌跌撞撞地跑到沈万山面前，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狗腿子們看見梁大业快熏死了，便悄悄地对沈万山說：“团长，莫把他弄死了，留下一条狗命，这汉子气力壮，以后好給你老人家干活。”

沈万山一想，也有道理，便示意把梁大业放了下来，强迫梁开民当场写了一张二十元大洋的欠据，还说：“老子的狼狗是从东洋买来的，賠二十元光洋算是便宜了你。”

梁开民把儿子抬回家去，对着人事不知的大业嚎啕痛哭，乡亲们不断地来看望他們，也都是眼泪淋淋，摇头不語。

在梁大业第二次挨打后的第二天，坪村又带来口信說，二姐和小孩都病死了，瞎老婆子一个人活不下去，也上吊死了。梁开民被这些惨痛的遭遇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一下子好像老了許多。梁大业旧伤未愈，新伤又来，經過这两次折磨后，也变得沉默寡言，整天悶声不响。但是，他心里却早已埋藏着深仇大恨，总有一天，这仇恨的火种，会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啊！

雪夜走洪江

沈万山的庄园盖好后，新的剝削办法又想出来了。他把几十个村的居民都編成队，由他委派的狗腿子們押着，每天上山下地，为他干活，不服从的，輕則棒打脚踢，重則私刑拷打，甚至枪杀活埋。金龙山变成了人間地獄。

有一天，沈万山帶着大批狗腿子上山来“視察”了。他走到一处山頂，看見有个无底洞，便問手下，这是个什么洞。原来这便是金龙宝頂上的那个无底深淵。当下他的亲信周二，便把关于这个洞的傳說对他說了。沈万山听說这个洞中有取用不尽的金銀財宝。大为心动，回到庄园后，就和周二商量，要找人去探洞取宝。周二向他献計說：“那个名叫梁开民的老头，还欠团长二十元大洋，想来他也賠不起，不如叫他下洞去，探到了宝就免了他的債，采不到宝再加倍罰他。”

沈万山一听，正中下怀，他正想找机会再治一治梁家父子，便点点头說：“好吧！明天你把他叫来。”

第二天，周二把梁开民叫到沈万山家里。梁开民听說要他下无底深淵去探宝，吓得面无人色，苦苦哀求說：“欠的債，我馬上筹錢来还，饒了我这条老命吧。”沈万山理也不理

他，叫狗腿子把梁开民綁起来，押到洞口去。乡邻們听说这事，都赶到洞口来，几个老年人跪在沈万山面前替梁开民求情說：“团长，这个洞是无底洞，洞里只有毒蛇猛兽，哪有什么金銀財宝，人下去只有死，团长饒了梁开民这条命吧，他欠团长的錢我們大家情願替他还。”

沈万山蹦起来，一脚把跪在最前面的向祖权老汉踢了个筋斗，恶狠狠地說：“你們少管閑事，誰再乱說，就要他一起下去。”

狗腿子涌上前把几个老汉橫拖倒拽地拉开了。周二把吓得失去知觉的梁开民放在預先准备好的圓箕里，另外两个狗腿子把他提到洞口，拴上长绳子就往下吊。

这时候洞口正冒黑气。圓箕吊下一尺左右的时候，被冷气一逼，梁开民清醒过来了，他流着眼泪抬起头来，对站在洞边的向祖权老汉說：“向大哥，我算完了，可怜大业还睡在床上养伤，我死后大业就交给你了……”

乡亲们全都哭了，向祖权老汉抹着眼泪对梁开民說：“开民哥，你放心，大业……”話还没有說完，圓箕就消失在黑气里了。狗腿子們一直把绳子往下面放，到第三根绳子快放完时，黑气冒得更粗，洞里嗡嗡响，乡亲们再也忍不住了，对沈万山吼道：“莫再造孽了，快住手！”放绳子的两个狗腿子吓得住了手。可是沈万山連眼睫毛都不动一下，他虎着臉对狗腿子說：“往下放！”

五根绳子放完了还没有到底。过了两三个钟头，沈万山才命令狗腿子把绳子拉起来。他滿以为会拉上一圓箕財宝，可是拉上来的却只是一根光绳子，連圓箕都不見了。他失望地吐了一泡口水，带着狗腿子回去了。

就这样，梁开民葬身在无底深渊里，连尸骨都找不到。向老汉回去把这事告诉了梁大业。梁大业牙齿咬得格格响，掀开身上的破棉絮，翻身下来，抓起一把斧头，吼道：“沈万山，老子跟你拚了！”

向老汉一把拦住他说：“大业，可不能光凭血气办事，你不能白白地去送死，你要留下命来给你爹报仇，给你二姐全家报仇哇！”

大业愣了一阵，把斧头一丢，抱头痛哭起来。

向老汉抚摩着他的背说：“大业，祸事还没有完啊！你冲撞了沈万山，这地方呆不下去了，快想法远走高飞吧！”

“到哪里去呢？四山都有沈万山的人把守。”

向老汉想了一想说：“到洪江你大姐家去吧，金龙山的路我熟悉，我送你出去。”

当天晚上，正落大雪，山上白茫茫一片，把守关卡的狗腿子们都躲到茅屋里喝酒去了。向老汉领着梁大业从屋后的一条山道爬上山梁，快到山顶时，远远一道手电筒的白光向他们直射过来，向老汉赶快拉着梁大业跳到路旁的一个坑里。三个狗腿子吆吆喝喝走过来，走到坑边时，雪已经把向老汉和梁大业埋起来了，狗腿子们喝多了酒，看不清楚，踉踉跄跄地走过去了。等他们走远后，向老汉才和梁大业爬上坑来。向老汉又带着大业穿过一片竹林，才走上了通往洪江的大道。大业的伤还没有全好，经过这一番跋涉，有些支持不住了。分手的时候，向老汉流着泪，紧紧抓住梁大业的手说：“孩子，大仇未报，要横一横心呀！今晚上你无论如何要逃到洪江，明天一早沈万山知道了，马上会派人来追你的。”

大业咬咬牙說：“大伯，請放心，今晚上我爬也要爬到洪江！”說罢，朝向老汉拜了一拜，拖着沉重的步子，冒着寒風大雪向洪江走去……

千里放排

第二天清晨，梁大业拖着疲乏的身子来到洪江，在財神巷十九号找到了大姐。大姐見他那样子，先吃了一惊。大业喘息着把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告訴了大姐，大姐听了心痛欲裂。不多久，姐夫回来吃飯，听說了这些事后，也連声叹息。大姐哭着对他說：“兄弟已經家破人亡，无路可走，以后的生活就全靠你照顾了。”姐夫說：“先让他养息几天再說吧！一家人还說什么照顾不照顾。”

大姐夫名叫栗周陶，是洪江竹木場的扎排工人，每月收入还不够一家三口人糊口，全靠大姐給人家浆浆洗洗貼补着过日子。梁大业住在大姐家里，半个多月后，身体漸漸复原了。他見姐夫生計困难，不願长久拖累他們，要求姐夫給他找个工作。姐夫說：“洪江这地方是人堆子，五个人里有三个沒事做，找工作不容易呀！”

大姐也在一旁劝說：“你多替他想想办法吧，竹木場也許还能安插个把人的。”

姐夫沒再作声，一个勁地抽烟。晚上，姐夫从竹木場回来，对大姐和大业說：“竹木場倒是有事情做，不过这活干起来很危險，我不放心让大业去。”

大姐問姐夫是什么工作，姐夫說：“放排！”

听說放排，大姐吓了一跳。在旧社会里，去当放排工人就等于往虎口里跳。木材老板为了賺錢，不管風浪多大，都

逼着工人要放，扎排的筏子都是用烂竹子破的（好竹子价钱贵，老板舍不得），浪头一打排就散了，工人掉下河去淹死了，老板连尸都不收；没有淹死的，也要逼着他们把木头捞起来重新扎放。放排的路程一般都是几百里，来回几十天，吃饭睡觉都在排上，冬天河风吹，夏天蚊子咬，放完排不死也得脱几层皮。大姐半天没作声，过了一阵，埋怨姐夫说：“你怎么把他往虎口里送？”

姐夫叹了一口气说：“这也是没有办法呀！我能给他找到什么工作呢？”大业见姐夫为难，想了想，说：“姐姐，怕什么，我去。”

第二天，姐夫把大业带到竹木场，领他去见工头，工头横眉吊眼地打量了他许久，然后点点头说：“明天就叫他来上班。”

大业上班不久，工头就叫他跟大家一起放一批排到岳阳去。这一趟来回有两千多里路，三个月才能转回来。离开洪江那天，大姐哭着把他送到排上，大业安慰她说：“姐姐，不要紧，老虎虽凶人心灵，排是死的，人是活的，多少难关都渡过了，风浪再大，兄弟也会逃过的。”

姐姐哭着说：“但愿老天保佑你，我家三代人，就只剩你这一点骨血了。”

这一批排，一共有三十多只，工头和一批打手狗腿子坐着小火轮在后面押运，每天的饭食都是从小火轮上发下来的。这时候还是旧历正月底，天气乍暖还寒。排放到安江时，遇上了寒潮，一连刮了几天西北风，河上冻得结了薄冰，工人们受不住寒风袭击，推出代表向工头要求上岸烤火，工头不但不答应，还威胁工人们说：“老板说了，排迟到岳阳一天就

不发工钱。”

工人们只好忍气吞声的在排上挨冻。梁大业穿的还是姐夫给他的一件破棉衣，挡不住严寒，冻得全身发紫，手脸都开了裂。

十天后，排到了阡市，工头打发狗腿子来对工人们说：“阡市码头是牛大爷掌舵把子，牛大爷的规矩，排过码头要交过河费，这笔钱要大家分摊。”

工人们穷得连买开水喝的都没有，哪来的钱交过河钱。听了狗腿子的话后，都吵嚷起来了，有的说：“排是老板的，为什么要工人出过河费？”

狗腿子拍拍巴掌说：“莫吵！莫吵！跟我吵有什么用？工头说了，有钱的出钱，没有钱的这几天天气暖了，身上穿的衣服可以脱下来抵数。”说完，掉转屁股走了。

工头的黑心激起了全体工人的愤怒，和大业同放一个排的老工人陈大旺对大家说：“光吵没有用，我们要想个好办法来和他们斗。我们人多势众，不怕工头再蛮横。”

陈大旺的意见，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工人们把缆索一解，排头改成排尾，倒撑回去把工头的小火轮围了起来。陈大旺站在排头上，雄赳赳地对着小火轮喊道：“工头，请你出来一下，弟兄们有话跟你说。”

工人们全都站在排头上，手里拿着竹篙，一个个横眉怒目，显得很有气势。

工头带着打手狗腿子从小火轮里钻出来，他一看见这阵势就吓慌了，立即把紧绷着的脸松了下来，换副笑脸说：“弟兄们，你们这是做什么，兄弟有不周到的地方，派个代表来跟兄弟说说就行了，何必劳师动众。”

陈大旺大声說：“工头，排是老板的，要交过河費老板去交，为什么要工人分攤？”工头那双凶焰毕露的眼睛，紧盯着陈大旺，但仍装着笑臉說：“哦！原来是为这件事，弟兄也是不得已呀！你們都知道牛大爷是沅江一霸，誰敢得罪他老人家。”

工人們象雷鳴似的吼叫起来：“管他什么牛大爷馬大爷，我們卖力气吃飯，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条。”

狗腿子們把刀枪都掏了出来，摆出就要动武的样子。工头环顾了一下站在他身边的狗腿子，再向河里横扫一眼，三十多只排把河都填滿了，每只排上都站着两个雄糾糾的工人，他知道众怒难犯，要真动起武来，是不好收場的，眼珠子一轉，奸笑着对站在最前面的陈大旺說：“都是一家人，有話好商量，何必爭爭吵吵的，你們沒有錢，我先代你們垫出来好了。”

“莫玩鬼花样，工头！”陈大旺知道这是他的鬼計，立即揭穿他說：“要出錢你出，我們可不认这笔賬。”

“你莫在我們面前卖弄聪明，我們不是給你耍着玩的。”这时三十几張排上的工人，都揮着竹篙大声吼叫起来，工头一看来勢不妙，只好連声說：“好！好！这事就这样解决吧，你們快把排撑回去。”

經過这次斗争后，大业明白了許多道理，他开始懂得了組織起来的力量。陈大旺是姐夫的好朋友，他沿路照顾大业，对大业的遭遇很同情。他常对大业說：“天下烏鴉一般黑，你虽然逃出了沈万山的魔掌，木材老板又拿铁鎖把你拴住了。要生活就要斗争，你越軟他們越騎在你头上。一根筷子容易折断，十根筷子合起来就折不断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敌人再狠也不怕他。”

木排在陬市停了一天，第二天起排时，小火輪后面忽然加了一只木船，木船上全是大兵，工人們一看都明白，这是工头从沅陵搬的“救兵”来了。

木排进入洞庭湖了。有一天，天气悶热，湖上烏云密布，电光閃閃，工人們知道暴風雨要来了，剛想把排停下来，避一避風浪。装着大兵的那只木船就开上来了，船头架起了机枪，工头站在机枪旁边，滿臉杀气地对工人們喊道：“快开排，誰不开就用枪彈对付他。”

工人們都看着陈大旺，陈大旺看了看那些杀气騰騰的大兵，咬咬牙說：“开吧！”

排往前开动了。不到半小时，暴風雨就来了，狂風把洞庭湖吹得搖搖晃晃，湖水猛兽似地怒吼着，浪濤一个跟着一个，崩雪似的重迭起来，卷起巨大的漩渦。木排被浪花打得忽沉忽浮，陈大旺正站在排上，鎮靜地指揮着大家，紧拉纜索，使出全部力气和狂風巨浪搏斗。突然一声枪响，大业手里的纜索断了，紧接着又是一枪，排散开了，陈大旺捂着胸口倒下湖去。陈大旺沉下去又浮上来，他向大业喊了一声，“大业，我中枪了，你告訴弟兄們，这是工头的阴謀。”說完，便沉下水去了，再也沒有起来。風狂浪大，大业和工人們想救他也沒有办法。

第二天風平浪靜了，工人們听大业說，陈大旺是被工头們暗害死的，大家都很憤怒，一起涌到洋船上質問工头。經過梁大业和工人們反复交涉，工头才答应把木排暫停一天，把陈大旺的尸体撈上岸来安葬。

工人們含着眼泪埋葬了陈大旺。一个月后，排到了岳阳，工人們上岸时，衣服都已被排挂得破破烂烂，一个个疲劳憔悴。

悴，都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工人们想着，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干了几十天的活，这下总该有些收入了吧。谁知狠心的老板和工头们又下了毒手，他们卖了木排，钱财到了手，半夜里竟开着洋船悄悄回洪江去了，把五十多个工人全部丢在岳阳不管。工人们没有回家的路费，为了活命，只好去找木材行经理，苦苦哀求，找些临时工做。梁大业也就这样流落在岳阳。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解放后，他才怀着深仇大恨，带着工会的介绍信，重新回到他的家乡——会同金龙山。

当家作主人

他一回乡，就赶忙去探望阔别多年的向祖权老汉。向老汉乍一看见他时，惊得呆了，许久，他才扑过来紧紧拉着大业的手，激动地说：“你到底回来了，你到底回来了！”

向老汉引着他回到当年那间小茅屋里，打开门一看，只见灰尘满地，蛛丝绕梁，原先自己和爹合睡的那张小床，已经给白蚁蛀得断了腿。大业感到一阵心酸，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晚上，向老汉给他送来了一床棉被。亲友们听说大业回来了，也都赶来探问。在探问的人群里，大业看见了周二，他感到很奇怪。周二穿得破破烂烂，装得很谦卑的样子，一见大业就满脸堆笑地说：“大业哥，听说你回来了，我很高兴，晚饭都没吃就赶来看你。”接着又说我们贫雇农如何如何地谈了一通。

大业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瞪着眼望了他很久，终于哼了一声，说：“我认识你是个什么东西！”

周二吓得往后退了几步，口吃地說：“大业哥，莫誤会，莫誤会。”說完，一轉身溜走了。大业怒气未消，問乡亲们：“这家伙怎么也自称起貧雇农来了呢？”

乡亲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向老汉輕輕拉了大业一把說：“等下子再談吧！”

大家走后，向老汉才把村里这几年的变化詳細告訴了大业。

原来，自从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大部分地区解放后，沈万山就吓慌了，他开始准备卷起搜刮来的錢財，逃到外国去，来不及了，才留下来，玩了另一套花样：他把大部分狗腿子都遣散了，只留下几个亲信，一面讓他們自称貧雇农，在各村組織假农会；一面散布謠言，威胁群众。有一次，金坪村的刘旺，在山上看見两个狗腿子，回来后对人說了一声，晚上就在床上发现了一把尖刀和一封恐吓信，信上說：“胡言乱語，就要你的狗命。”向老汉談了这个情况，最后又告誡大业說：“豺狼藏起了爪子，但没有藏起牙齿，他們最恨的是你，你回来后可得小心些呀！”

听了向老汉的叙述后，大业的心里很不平靜。第二天他就到区里向区委书记汇报了情况。区委书记說：“沈万山的材料，我們也掌握了不少，不要急，首先还是要发动群众，你还需要到群众中去做些工作。”

大业从区里回来后，便根据区委指示，积极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有一次，他和武装队的同志到一个村里去工作，走到一座山梁时，天已經黑下来了，在星星的微光下，他忽然看見两个黑影从对面走过来，手里好象还拿着武器。大业他們立即隱藏在一丛树后。两个黑影慢慢走近了，一个拿刀，

一个拿枪，大业一看，拿枪的正是周二，他和拿刀的狗腿子说：“团长的主意不差，不把梁大业宰了，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拿刀的狗腿子说：“我们先在山上坐一下，等他睡熟了再动手。”周二说：“对，三更以后再送他上天。”大业听了，恨不得立刻跳出去一刀砍了他们，但他还是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

周二和狗腿子走过后，大业和武装队的同志研究了一下，立即作了布置。

夜深了，全村的人都睡静了，这时候突然有两个黑影一前一后摸进了大业的屋里，前面那人就是周二。他们摸到大业床前，一刀砍在稻草上，知道中了计，还来不及把刀抽回来，一条大汉早已从床后跳出来，用铁钳似的手抓住了周二的胳膊，一脚踢翻了另一个狗腿子。武装队的同志也都跟着进屋来了，两个狗腿子吓得跪在地上索索发抖。

当夜，这两个狗腿子就把沈万山的全部阴谋交代出来。不多久，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运动开始了，沈万山这老奸巨猾的恶霸地主，也终于落入了人民的巨掌。金龙山的群众听说推倒了这座封建大山，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金龙山的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从此翻身作了主人。

两代苦情

田兴儒 吴生福

哈万礼从记事起，父亲就给地主受苦。他们一家五口，住两间破房，炕上连张破席也没有，唯一的家具是祖父留给他们的一口锅，四个象给虫咬了似的黑瓷碗。家里原有二十亩薄田，可是没有牲畜和肥料，一年间广种薄收，连苛捐杂税都交不上。父亲只好去给叶盛街上恶霸地主馮美扛长工，母亲也去伪县长弟弟孙谦家当使唤人，家里只留下哈万礼兄妹三人，混着过日子。

孙谦的老婆看见他们这样艰难，就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对哈万礼母亲说：“娃在家里没的吃，怪可怜的，你回家时带点粮食给娃熬点糊糊喝吧！”随后就隔三差五挖给万礼母亲一碗半升的米。那时候对穷苦人家，一酒盅米也是可贵的。哈万礼兄妹三个就靠这点粮食把命活下了。一晃过了七年，地主婆子突然把慈善面具拿下了，露出那副狰狞相，借故把哈万礼母亲毒打一頓，撵出家門。七年来，她零星“施舍”的那点米，合总算成七八大石（折五千斤左右）的债，再加上驴打滚的利，硬说欠下她家三十多石粮，立逼着一次还清。孙谦叫来哈万礼的父亲，横眉立眼地说：“你听清楚，帐不还清拿你全家性命来顶！”

孙謙是个官僚地主，誰敢抗他啊！哈万礼父亲只好傾家蕩产，把二十多亩祖业地，連門前的一块打谷場，一起叫人家霸去。霸了他家的地不說，每年的錢粮还要他家来完。旧社会官僚、地主、乡保长、黑狗子們都是一伙。伪保长哈生进跟着就向哈万礼家催粮，死逼无奈哈万礼的父亲哈忠又将两間破房子卖掉頂了粮款。但是馬匪的捐稅永世頂不完，地主的高利貸也永世还不清，父亲母亲一年到头象牛馬一样受苦还不够頂捐頂帳的，哪里还能养活一家老小！

一天，家里揭不开鍋了，父亲一早就出去，小兄妹三人圍着冰凉的鍋台挤在一堆朝門外呆呆地望着，盼着父亲能弄点吃的回来，可是一直到天黑，还不見父亲的踪影。母亲回来后，三个孩子圍着母亲哭叫，母亲向邻居借了一碗米，煮了点米湯給他們喝了，把他們打发上炕睡下。哈万礼到后半夜醒来一看，見母亲还呆呆坐着呢。他問：“媽，你咋还不睡呢？”

母亲說：“你爹昨天出門，到現在还不回，我等他呢，你們好好睡吧。”

快到天亮时，他在梦中听到母亲开門的声音，接着又听“咚”的一声，哈万礼一翻身爬起来，只見母亲直挺挺躺在地上死过去了，父亲滿身血迹躺在房門口上也不能动了。哈万礼吓坏了，弟弟妹妹也一齐扑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过了很久，母亲才苏醒过来，娘儿几个把父亲抬到炕上，緩了一陣，他才告訴他們事情經過。

原来他在叶盛街上轉了一天也沒弄上点吃的，天黑时只好空手回家。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挨餓呢，怎么办？他仿佛看見那三張飢餓的小臉，向他伸出手来要吃的，他走不动了。

这时，正好路边有一块山芋田，是地主哈斌的。山芋田已經挖过了，他想拾点丢下的山芋拿回去給孩子填填肚子。誰知他剛蹲下，还没拾上山芋，就被地主哈斌看見了，地主侄子哈生明提起碗口粗的一根棒子，一棒子把他打倒，又拉着他的腿在田里轉圈子。就这样地主还觉着不解气，又唆使他家恶狗一陣猛咬，把他渾身上下咬了十几个血窟窿。这一陣連拉帶打，人已經半死不活了，地主和狗腿子才把他甩到路边。到他醒过来时，天已經昏黑了。两条腿被擰坏了，疼的动也动不得，只好咬着牙硬往回爬，离家才三里路，却整整爬了一夜才爬到房門口，拉了一条血路。父亲喘息地和他們說話时，血珠还在往下滴。母亲急着要替他裹伤口，可怜的連点破布也找不到。只好到邻居哀求借点烂皮子，包上伤口，用草要子对付着綁住。足有一年多时间，父亲的伤口还没有长好。吃飯錢都沒有，上哪儿去找治病的錢哪！只好咬着牙挺着，每隔几天，便叫母亲把膿血渗透的皮子从伤口上撕下来，再用滩里拔来的草熬成水洗伤口。那时，母亲白天还要去給地主受苦，养家糊口，孩子們就去挖野菜，对付着过了一年，父亲的伤口算慢慢长好了，但是他成了殘廢，右腿的筋断了，成了瘸子。一家的主要劳动力就算完了，生活更加凄慘。

父亲不能看着一家人活活餓死，只得强撑着去小財主馮海家扛长工。父亲心想大財主家都心黑，小財主或許会好一些吧？哪曾想父亲一天到晚拉着一条瘸腿受苦，一点不敢閑下，馮海还說：“你这瘸子不頂个人用。”

父亲本来就被伤病煎熬的骨瘦如柴，到了馮海的家，一天三頓湯水飯，薄得能照見人，他的身体越发坏了。再加上

一年四季住在牲口棚里，受了風寒，到秋天腿疼的厉害。有天晚上回家来让母亲給熬点杂草水洗洗，在家睡了一夜热炕。第二天清早上工迟了一点，馮海站在院子里，边罵边拿起扫帚撻头就打。父亲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和母亲商量，自己逃荒到东山干活去。

第二年（一九二九年）冬天，父亲伤口复发，又得了重病，沿路討吃，一个多月才从东山回到家里。日子还是过不下去，下年开春生活更沒有办法，只好給地主哈牛山（伪保长）去頂春工。父亲腿有毛病，干不动重活，狠心的管事头子用草绳套在他脖子上，順着渠坂拖。他当时就动不得了，从此完全变成廢人，啥也不能干了。全家七口只靠母亲的双手維持生活。

就在这一年，母亲怀孕临产时，还給地主馮万珍干营生。生孩子那天正在剥麻，肚子疼了，地主老婆立刻把她推出馮家大門，还說：“你別冲坏我馮家的洪福。”母亲沒回到家，就在半路的湖边上生了孩子。三天后，为了大大小小几張要吃的嘴，母亲掙扎着又去馮万珍家剥麻，黑心的地主不叫她进門，說：“坐月的血婆子，进我院子要冲坏風水。”无奈何母亲只得又去給恶霸地主包文龙刨高粱，刨了十二亩掙了五升小米，維持老小的生活。母亲就是这样坐月子的。

母亲不管生病、坐月子，长年間風里来雪里去当牛当馬。哈万礼也从小就給地主放牲口，母子俩一年累到头，还是不能維持全家的生活。地主又跟着逼債，怎么办？只好将几个弟妹一个接一个卖掉頂帳，兄妹七个，最后只剩下哈万礼一个。

哈万礼五岁时，就給地主魯家放牲口，有一次地主让他

看菜，在冷風里，他脚冻得象猫咬似的，钻到菜房子里暖了一陣。这时，牲口吃了菜，地主看見了，追來用皮鞭子打得他滿身都是血口子。天冷風吹受寒，他的睪丸被皮鞭打爛的地方化了膿，走不動路。地主看他不能干活了，立時把他趕出家門。臨回家，魯家給了他一棵白菜，說：“你回家養病去。誰問你怎么了，就說生了个疮。”他剛出魯家門就不能走了，只好爬到外奶奶家，叫舅舅背着送回家去。回家以後，養了一年多才算好了。然後又去給別的地主放牲口。

哈万礼就这样度过了他的童年，在老虎口里磨練長大了。偽保長魯生看他有油可榨，便給他家無故地增派糧款。一天下午，魯生到他家，提着馬棒說：“今天要馬上交糧，沒糧就拿哈万礼去頂糧。”從此他就給魯生扛了長工，不給工錢也不給穿的。哈万礼這時已十八歲，穿的褲子護不住羞耻，脚上的裂子象娃娃嘴一樣。一年四季吃飯不能進房子，每頓飯都得站在門外，由使喚丫头給他送出來吃。地主的老婆子罵他說：“你別進來，小心把虱子帶到屋裡來。”數九天還在院子裡吃飯，飯凍成冰屑，吃不成，地主又罵他：“折的你，我看是你肚子沒餓！”下頓還是給他剩的冷飯吃。這樣過了三年，哈万礼忍不下去了，鋤草時他和大伙計馮万善說：“他不給工錢我就不干了。”正好魯生在院牆外聽見了，發狠晚上要把哈万礼吊到馬棚裡打一頓。哈万礼聞訊後立刻跑回家去了。第二天清早魯生就騎馬找來，手提着銅柄蠅甩，一進門二話不說，按着他的脖子就打。他父親哈忠向魯生求情：“你饒了他，讓他好好地給你干去。”魯生又要打他父親。這時哈万礼的怒火實在壓不住了，抄起鐮刀就向地主砍去。魯生一躲，他就逃出家門，一直跑到地十躲在一個地主家，給人扛活，再不敢

回来。

第二年秋天，魯生又到他家催逼“粮款”，把他母亲的手綁在板凳上，打成一个大肿台台。哈万礼听說了，心疼母亲，又想天下的地主都是一样恶，只得怀着一肚子苦水怨气，重进魯生的門。这时他已經二十岁了，还是衣不遮体。每天鸡不叫就被喊起来下地送粪，一天喝三頓高粱糊糊，碗里見不上一顆米粒。快一年了，一个工錢也不給。饥寒难熬，他又一次逃到地七，給大地主崔江扛活。崔家錢多势大，魯生不敢惹他，便找哈万礼母亲訛詐說：“你儿子給別家干營生也可以，不过去年他穿我一件布衫，要算本加利。”硬逼着哈万礼回来，再給魯家当牛馬。后来，魯生又唆使保长哈牛山，把他打倒在麦田里，捆了去当兵。

一九三四年，哈万礼从苦海里投进火坑里，在馬匪兵營里挨打受罪就不用細說了，只从三条伤痕就可以看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間地獄。有一次“拔慢步”，每迈一步要四、五分钟。哈万礼从小就忍饥挨冻，一条腿久立不住，狗排长朝他屁股上就連戳了两刺刀，又打了几个耳光子，血立刻把地皮都染紅了一片。又一次班长借口攤錢买肥皂，想在他身上揩油。他一个錢也沒有，被班长拉倒打了一頓，又往他大腿上戳了一刀。至今这三个伤疤还很鮮明。

一九四一年腊月天，他請假回家探亲，只見父母亲可怜的住在用五根柳棍支起的高粱秆子棚着的半間破房里，一边牆还倒塌了，冷風直往屋里灌。父亲又长年瘫着。哈万礼想給父母重砌一下牆，哪知当夜就叫狗保长哈生进綁走了，說他是“开小差”跑回来的，押在冷房子里，他只得咬着牙，含着泪，抛了家，又回到匪軍的營盘去。

共产党来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哈万礼和卖到叶家的兄弟，都从伪军中解放回来，和父母团聚了。一九五〇年，哈万礼积极参加了伟大的土改运动，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打倒了封建地主，废除了剥削制度，分得土地、牲口、农具、衣服等胜利果实，欺压他父子两代的恶霸地主哈斌、鲁生等也受到了人民的制裁。

解放后，哈万礼没有忘记过去的苦，知道现在的幸福来的不容易，自从参加初级社、高级社以来，他一直担任队上的积肥员，曾三次被评为积肥模范。一九六二年，因为五队的牲口由富农孙守业喂养，两年来不繁殖幼畜，牲口死亡也很严重，活着的牲口脊梁象刀刃一样。去年哈万礼接手喂养，膘情好转，三头母畜全配满怀。今年三个草驴都下了驹，生长很好，同年，母畜又全怀了孕。

现在他兄弟三人，每人住着两间新房子，生活比过去强了万倍。队上分的口粮吃不完，去年主动向国家卖余粮三百多斤。现在他家里孩子大人的四季衣服、毛毡、棉毯、新花被子样样俱全，地下还摆着一对大衣箱。

他常对人說：“提起旧社会，我的心如刀搅，眼泪汪着心呢！看看眼下的生活，真象是在天堂里过的。誰想破坏人民公社，那是万万不行的。我們要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話，把社会主义建設得更好。”

淒風苦雨十八年

馬 達

柯紅花，是浙江臨安縣高虹公社副主任。別看她年紀只有三十掛零，足足有十八年是在淒風苦雨中度過的。

柯紅花出身在一個雇農家庭，原籍淳安。阿爸叫柯和青，八歲時就給地主看牛。那時候，當牧童是沒有工錢的，東家只供吃飯。誰知做到二十來歲，他樣樣重活都上手，地主仍舊當他“看牛佬”，不給他一個銅板。有一次，柯和青向地主要工錢，地主含含糊糊地說：“和青，你生活做得好做得歹，你東家心裡會沒有數么！嗨嗨，你放心，日後總不會虧待你的。”這以後，和青幾次要工錢，這地主總是支支吾吾地敷衍了事。那時，和青家裡還有娘和妻子。因為自家沒有什麼產業，婆媳倆只得自謀生計，苦吃苦用過日子。想想自己，這樣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卻無力贍養母親、妻子，心裡真苦惱極了。

一年冬天，大雪紛飛，河面上結起了厚厚的冰。柯和青的一條單褲，已是東挂一塊，西吊一條，被西北風吹得“啪喇啪喇”响。風雪碰着裸露的皮肉，象針戳，象刀刮。一天傍晚，柯和青熬不住寒冷，就跑到地主那裡，說：“東家，給我幾塊工錢，讓我做條褲子穿穿。”地主手裡捧着白銅小火

炉，两眼“骨碌骨碌”朝他看，好象看陌生人一样，嘴里却不說一句話。和青看他这副不理不睬的神气，真有点恼火，就冲着他說：“这十几年生活总不能白做呀！”地主一听，馬上把猪头臉一沉，說：“嘿嘿，我还没有向你算飯錢呢，你倒向我算起工錢来了！”柯和青想起地主以往說过的一些敷衍話，才知道自己受騙了，頓時怒火中燒，恨恨地頂了一句：“你好賴工錢的？”这一下，地主的猪头臉脹得緋紅，真要变作紅燒猪头了。“啥？啥？莫非你做人做厌了？”他一面吼叫，一面把火炉“噗”的往桌上一放，随手从牆边撩起一把柴刀，恶狠狠地举了起来。和青不动也不响，只是目光凜凜地对准他，看他把举起的柴刀又放了下去。地主知道：这一刀下去，定然被对方接住；說不定，他还会把刀夺去。反砍一刀，这就吃不消了。于是就挽起火炉，返身进屋，一面冷笑着說：“你有胆量就走！”柯和青也不与他多說，回房把包裹一打，跨着大步出来了。

柯和青回到家里，已是黄昏时分。他把剛才与地主的一場爭执，对娘讲了一遍。他娘一听，恐怕地主要陷害儿子，就要他带着妻子連夜逃命。儿子不肯，对娘說：“媽，我情願同你在一起吃苦！”媳妇也說：“媽，要逃一起逃，怎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和青娘頓脚說：“这时候还說啥呆話！媽小脚伶仃走不快，反会把你們拖累住的。你們两夫妻快走吧！媽生在本乡，死也要死在本土！”說罢，慌慌忙忙地拿出一条破棉絮、两只粗碗和两頂破箬帽，往儿子、媳妇手里一塞，說一句“路上当心”，淌下两滴眼泪。小夫妻犹豫了一会，才戴起破箬帽，冒着漫天大雪，揮泪而去。从此一别，柯和青再沒有見娘一面。

却說那天夜里，柯和青夫妻双双出得門来，便直往深山

冷香里逃奔。一路之上，曉行夜宿，翻过重重高山，越过条条溪坑，一直逃到昌化和淳安交界的一个山窝里。这地方名叫大岷坑，群山环抱，林木蓊郁，杂草丛生，乃是一个人迹罕至之地。夫妻俩正在欲行又止、进退两难之际，遇见一位农民兄弟，也是被地主逼得难以立足，几年前从别处逃来的。他见这对青年夫妻无处安身，就帮同他们割些茅草，搭个草篷，就近住下。起先，柯和青夫妻只挖些竹笋、野菜充饥；以后开了点山地，种些六谷，日子勉强强过去。后来，他想托人带些东西给娘，才知道娘已饿死在家里了。

大岷坑山窝里，后来又陆续逃来了十几户人家。人多了，没有条路通出去，货物运出都不便。大家一商议，就合力开辟了一条小路，通到牛脛；以后，又从牛脛通到石瑞。路一通，山下的一班吸血鬼才知道这个深山里，如今已有人家。脑筋一动，什么登记户口、征收税款……，种种的剝削花样都出来了。这时候，有个人却觉得大岷坑的一班穷人身上，还大有油水可榨。此人名叫汪贤发，瘦长个子，马脸，是地主也是伪保长。一天，他翻了翻新造的大岷坑农户的花名册，想道：大岷坑的荒地，如今已有人开垦了，收收税款有多少油水！我何不化点钱。到县政府去疏通疏通，增加一批新佃户！于是，经他到县政府上下打点，一班穷苦农民流血流汗开垦出来的山地，就一变而成了汪家的“祖传产业”。

从此，大岷坑农民的户口册，成了汪家的佃户名册。七捐八税之外，又多了一项内容，缴租。缴不出租，就记在账上，利上滚利变成了阎王债。柯和青和一班逃荒避祸的农民，原想逃出虎口，不意又落狼窝。他们的苦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就在这样的凄风苦雨里，柯红花出生了。柯和青一共养

了四男四女，柯紅花是大女儿，上头只有一个哥哥。柯紅花七岁那年，柯和青眼見得日子一天难过一天，只得狠狠心，把他卖给淳安天平村王家，做童养媳。这王家是富农人家，一家人都凶狠得要命。紅花一进王家門，阿公、阿婆就要她看两头牛，还叫她上山砍柴，却只给她吃些萝卜、番薯、野菜——这野菜，还是阿公、阿婆叫她“自挖自吃”的。一年四季，不给一双鞋子穿；冬天，她上山去砍柴，仍旧光着两个脚板。睡呢？睡在牛棚边，天冷时才能拿件蓑衣盖盖。有时候，柴砍得不够，牛肚皮没有喂饱，公婆就拿棍子打她，打得她身上处处烏青。可怜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如何經受得起这般折磨！她举目无亲，有苦沒处訴，常常扑在牛身上，捂着嘴哭，担心被公婆听见，又遭一顿毒打。

紅花九岁那年的冬天，她又饥又寒，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在一天清晨，輕輕地溜出牛棚，赤着脚直往山路上奔。荆棘划破脚，树杈撞出血，她也不大觉得痛，只想早一点逃回家里。逃出五里路光景，阿公追上来了。身材高大的阿公一把抓住紅花，滿面板刷鬍根根竖起，夹头夹脑地打了她一顿；打得手痛，又用树丫枝乱敲，边敲边罵：“你逃，看你逃到哪里去！你逃上天，我也要把你捅下来！你钻下地，我也要把你挖出来！”就这样，罵罵打打，一直打到王家門口。阿婆一把拖来，又咬牙切齿地揪她、扭她、打她，直到她哭不成声，喘不过气，方才罢手。这是紅花第一次逃跑不成。

隔了三、四天，柯和青听说大因被公婆毒打，赶来看了她一趟。紅花一見阿爸，馬上扑了过去，紧紧拖住不放，呜呜哭个不休。和青見女儿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忍不住抱怨道：“亲家，人心都是肉长的，总不能这样待媳妇啊！”阿公从

和青怀里一把拉开紅花，朝和青吼道：“亲家？誰是你亲家？这賤貨是我家花錢买的，又不是用花轎抬来的！她活着是我王家人，死了是我王家鬼，管你啥事体！”和青气得頂了一句，那阿公就要赶过去打他；亏得旁人劝說，才沒有动手。紅花怕阿爸停留久了要吃眼前亏，揩揩眼泪道：“阿爸，你走吧！再也不要顾着你阿囡了！”和青見女儿小小年紀，竟然說出这种伤心話来，心里越发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含着眼泪走了。

苦苦地又挨过一年。紅花伴着阿婆，跟着王家的大儿子，到了阿公的老家安坎村。安坎村离天平村有一百六十多里路，阿婆料想她要逃也逃不脫了。自此，对她更凶，每天給她吃野菜和番薯叶，还不許她放一顆盐。这样又澀又淡的食物，紅花吃得进嘴，咽不下肚，就想放点盐进去。不料一只手剛剛伸进盐鉢，就被阿婆喝住了：“小賊种，你敢偷我家的东西！”說着，奔了过去，把紅花綁在一根廊柱上，用竹鞭乱打。实在，这种打罵，早已成了“家常便飯”。

第二年秋天，紅花出麻疹，阿婆还逼她上山砍柴。可怜她走路都搖搖晃晃，哪有力气砍柴呢！阿婆見她沒有砍多少柴，連野菜也不給她吃。第二天，紅花困倒了。婆婆罵她偷懶，想打她一頓，一看她臉上滿是紅斑，才橫了一眼，罵了句“死了干淨”，走开了，連开水也不給她一碗。紅花遍身发燒，干渴难熬，就俯着身，爬到溪边喝水。喝了水，人还是十分困乏，一側身就在溪边睡着了。忽然夢見自己挨了一棒，才哭醒过来，掙扎着又爬了回去。多亏邻家的童养媳銀凤，悄悄地給她送点茶水，拿点六谷糊給她吃吃，紅花才活了下来。可是，头发却脫光了。紅花思前想后，又是悲来又是恨。心

一橫，決意再次逃跑，也不管逃得出逃不出。她想：只要能再見爹娘一面，死了也情願。於是，她暗下打听好回家的路徑，只等時機一到，就要逃跑。說來也真湊巧：一個雨天的下午，王家人大多外出了，也不知是上城辦貨還是串親訪友，屋裡只留阿婆一人，又是一個身體發胖的小腳婆娘。紅花一看時機已到，便走到婆婆跟前，說聲“我出去做生活”，走出門來。走了一段路，回頭不見有人，便撒腿狂奔起來，沿路只喝點冷水。跑得乏力了，也不敢久待。這樣日奔夜奔，整整奔了兩天兩夜，翻過七條山嶺，才到大峴坑。當紅花來到自家門前，她娘正低著頭在縫補一件破舊衣衫。紅花忙叫一聲：“姆媽！”她娘抬眼一望，呆了一呆，這個面黃肌瘦、頭上光禿禿的人是誰呀？仔細一看，象是大囚。但她還當是在做夢，心想：大概是自己想大囚想壞了，才出現這個夢境。正要伸手去撈摸一下，紅花又叫了兩聲“姆媽”，一頭撲到她娘懷裡。她娘這才捧住她的頭，失聲痛哭起來，眼淚不住地往女兒臉上流。

紅花逃回家來以後，眼看弟妹也常常挨餓，就去給一家有錢人抱小孩。心想：等自己有了點工錢，弟妹的肚子總可以稍微飽一些。誰知做了六個月，還是兩手空空。那天，紅花向東家要工錢，那東家装出一副驚奇的样子說：“工錢？我會欠你工錢？有一天你發燒，我給你吃過兩片阿司匹靈，你倒忘了？”唉，想不到這兩片小藥，竟抵了半年工錢！在那種社會里，有財就有勢，紅花再討也討不到，只好紅著眼睛回家。

半年多過去了，紅花的婆家沒有來要人。她娘心想：王家把我大囚虐待得也夠了，或許事情就這樣過去了。紅花逃回家時的那顆繃緊了的心，也漸漸鬆了下來。不料正在這時，

王家来要人了。紅花的娘，答应又不是，不答应又不是，心里实在为难；前些时候，她丈夫柯和青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挑夫，眼前也沒个人商量商量。没办法，只得恳求王家以后不再打女儿，眼睁睁地看紅花被来人逼走。

紅花跟着来人，一路上心跳不止，料想一顿毒打是逃不过的了。等到她抖抖颤颤地凑近阿婆跟前，阿婆却沒打她，也沒罵她，逃跑的事一字不提。紅花觉得奇怪：阿婆为什么突然变得和气了？莫非她真的听从了我姆媽的話？不大相信。紅花再三猜想，只是找不出一点根由来。一天，紅花出去砍柴，在路上碰到两个陌生人，眼睛一眨不眨地朝她看，看得好仔細。傍晚，紅花砍柴回来，又看見厅堂上坐着这两个陌生人，正在嘻嘻哈哈地同阿婆談天。紅花一进门，他們就停止了談笑；紅花一轉身，他們又头碰头，嘖嘖咕咕地說起話来，也不知說些什么。紅花心中疑惑，便悄悄跑到隔壁的童养媳銀凤那里，要她去探探看。銀凤挨着板壁一听，只听得紅花的阿婆在說：“太少，太少！”也不知什么“太少”。忙向壁縫里一望，只見一个不相識的男人伸出一只右手，翻了一翻，說：“十担谷，怎么样？”紅花的阿婆摇摇头，伸出双手，也翻了一翻，說：“起碼这个！”那男人又說：“不值不值！”銀凤这才知道，他們正討价还价地在議紅花的身价。待到双方讲定十六担谷、三天抬人时，銀凤立即走开，覷个空把这事告訴了紅花。紅花一听，吃惊非小。她想来想去，再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好又冒一次險了。“逃，我还要逃！”她把这个意思对銀凤一說，銀凤点点头表示贊成。当天晚上，紅花趁王家人睡熟以后，就躡手躡脚地溜了出来，拼着性命往大峴坑逃。这年，她已十六岁了。

紅花再次逃回自己家里，不幸的事情一桩接一桩。阿爸柯和青又被反动军队抓去到安徽，天天餓着肚皮挑担。后来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已經挑伤、餓坏，回来后就一病不起。柯和青在床上躺了六天，无錢求医买药，整日价看見妻子在床前发愁、流泪，一班小儿女在身旁啼饥号寒。到了第七天早晨，柯和青叫全家人都坐在他身边，把自己从小如何受苦，长大后又如何受地主的欺凌、盘剥，仔細說了一遍。說了以后，又千叮嚀，万叮嚀，要儿女們記住地主的罪恶，日后为他报仇。說着說着，声音慢慢低下去，不一会便断了气。紅花的阿爸死后不到三个月，她的哥哥突然发起高烧来，不久也閉了眼。紅花娘日夜悲哭，哭得說話也沒有力气了……

一天中午，紅花娘正愁棺材債沒法还清，伪保长汪賢发派人来收捐款，这个捐那个税地說了一通。“这……”紅花娘急得六神无主，頃刻昏倒在地。待到苏醒过来，发觉自己已在床上，儿女們都愁容滿面，立在身旁。她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兀自流泪不止，一句話也不說。过了几天，地主、伪保长越逼越紧。紅花娘万般无奈，只得硬硬心腸，把二因、三因、小因全都卖给人家，用卖女所得的谷子繳了捐款。这样，死两个，卖三个，家里轉眼間少了五个人。

家里人少了，苦日子却越发难熬了。欠下的債，利上滾利，滾到了四十担谷子。秋天，新稻登場了，家里却是籬籬筐筐都見了底。紅花娘想，該赶紧想个办法了，总不能等着餓死啊！这时节，剛好淳安姚家塢的地主在雇人收摘山核桃。紅花娘得到这个消息，連忙帶了紅花的三个弟弟，赶到姚家塢去。过了半个月，紅花正在家里思念媽媽和弟弟，忽見大弟弟跌跌撞撞地奔进門来，还只喊了声“姐姐”，就蹲在地上

哭了。紅花忙問：“姆媽怎样？”她弟弟哭道：“姆……姆媽生病了，头額上滾燙滾燙的，我叫她也不应呢！”紅花一听之下，頓時忧从中来，慌忙拉起大弟弟，急急奔到姚家塢。她扑到娘的身边一看，娘已是直挺挺的了；再喊几声“姆媽”，姆媽也永远不能回应一声了！紅花見姆媽沒有交代一句話就死去了，心中好不悲痛；想想姆媽活了一世，苦了一世，更是痛上加痛。这时，雇佣她娘收山核桃的那家地主，派了一个人来，凶巴巴地叫她赶紧把娘的尸体搬走，还說不許葬在那个村里。紅花人生地不熟，事先又沒个准备，哪里办得了丧事！正在为难之际，她打听到有位姓呂的乡亲在这个村里做短工，便馬上跑去找他。仗着这位乡亲的帮助，总算把娘的遗体安葬在一座荒山上。她这才带着三个弟弟，哭哭啼啼回家去。这年，她才十七岁。以后的日子，更是凄苦万分，只差一点沒有餓死。

幸而一年之后，紅旗插上了大峴坑。柯紅花从此跳出苦海，获得解放。她阿爸临死时口口声声要儿女們报的冤仇，解放后也由人民政府給他伸雪了。土改那年，工作队要找最苦的人出来当領头人，柯紅花当上了。她当过副乡长，参加过省劳模大会。現在，她是县人民代表、公社副主任。說起来，柯紅花也真象一朵花：这朵花經過十八年的風吹雨打，本来是轉眼就要枯萎的；一旦承受了阳光、雨露，才真正成了紅花。三个被卖身抵捐的妹妹，解放后也回家和姐姐、弟弟团聚了。所以柯紅花常对弟弟、妹妹們說：“如果沒有共产党、毛主席，我們肯定会象阿爸、姆媽一样，連骨头也不剩一根了！过去的苦日子，可不要忘記，忘記了过去，就容易忘掉阶級利益。”

老郭这一家

刘文渺

誰也知道，老郭这一家，現在有多么幸福！要是你来到青銅峽县叶盛人民公社的席庙大队，只要一問：“郭銀成住哪里？”人們就会把手一指对你說：“呸——是。”你順着指点的方向走去，就会碰上一片綠树林子。树底下，渠道流水嘩嘩地响，路旁边，閃出来三間新房屋，这就是郭銀成的家了。

郭銀成今年四十九岁，劳动賽过小伙子，整天笑得滿川响，有时候还自編新詞儿唱小曲哩！可是，他每次說起自己在旧社会遭难的事，却忍不住落泪了！他——旧社会的一个穷长工，是咋样活过来的？他这一家，从前又是咋样的一家？下面是他自个讲的——

那是个站脚的地方

我的老家，在甘肃省古浪县的永丰堡。爹名叫郭秋元，是个老长工，一年到头在地主家里当牛馬。听爹說，我两岁的时候，媽死了，家里就剩下我和一个四岁的姐姐銀香。媽死在炕上，爹沒有回来，姐姐銀香只知道喊媽，只知道哭……

爹赶回家来，抱起我們两个。娃娃沒法养，死人无处理，难呵，急呵，心要炸了！爹不能帶两个娃娃去当长工，地主

把話說在頭里了：“雇人是为了給干活的，可比不得买牲口帶犢的好，拖儿帶女的別想給我当长工！”爹又不忍心把我們扔了，只好胡乱埋了媽的尸首，抱起我們两个，一步一声大哭着，离开了永丰堡。爹把我送給了上河灣的外奶奶家，把姐姐放到了姨父張根喜家。

外奶奶家也是穷得丁当响。到我八岁的那年，外奶奶又死了。爹只得把牙一咬，把心一橫，把我姐姐卖給山里大地主苏家当了环！帶着我，也到苏家去当长工了。

苏家牛羊成群，田地很多。地主的财产越多心腸越黑，对待穷人越毒。我到他家，給他們放羊，不光不給工錢，飯也不让吃飽，常餓得眼发黑，腿发痠，更別提那个打呀，罵呀……到我十四岁那年，地主让我干重活，我瘦得只有一把骨头，干不了。地主两眼一瞪說：“喂只狗还給我看家呢，喂只羊我还要剪毛呢，我白养活你这几年？”我說：“你养的羊是誰放的？我没白吃你的飯呀！”地主不許我張嘴說話，狠打我一頓，找我爹算帳。晚上，我倒在我的怀里哭。爹說：“咱在这里也站不住脚了。哪有这样道理？給他家干活，沒掙他工錢，倒欠他飯錢！要不快着走开，还有咱活的路嗎？天底下大着呢，不信沒个穷人站脚的地方！咱們走，走！”

那是一九二八年的四月間，我跟爹一起，一人抱一个討飯碗，拉一根打狗棒，离开了老家古浪县。

朝东走，朝东走，一路討飯、打短工，从春天走到夏天，又打夏天走到秋天。在路上，餓倒了爬起来，走！病倒了掙扎着，走！最后我們走到了宁夏中卫县的上河沿，住在破庙里，好不容易熬过一个冬天。轉年二月里，我們又朝北走，一天煞黑时，走进了席家庙村，在关帝庙里暫且安身。

这里有个看庙的老汉，姓高。他一辈子到处当长工，到处受地主的剥削，流尽了血汗，用尽了力气，到老来没个站脚的地方，才来陪伴泥塑的鬼神苦度残年。他一见我们进来，就招呼我们住下，还给我们找了两块砖让我们睡下。当天晚上，爹和他说起话来，起根到梢都说了。高老汉听了说：“我比你走的路多，也比你受的苦多，到老来我明白了，天没有穷人的天，地没有穷人的地，走到哪里穷人都要受制。你也别到处乱跑了。”

第二天，高老汉引荐我爷俩给地主席长安兄弟当长工。地主朝我和爹打量一阵，说：“不要老汉，只要娃娃，给我放牲口，干一年两块钱，跟我走！”

爹舍不得离开我，苦苦哀求着把我爷俩个都留下，狠心的地主席长富，硬是不答应。爹和他争了半天，又想了一阵，拉住我说：“你去吧，一个人去吧！爹老人，没力气了，人家不要呀……”爹说着，眼泪象雨点似地落下来。我更忍不住大哭起来。哭声里又听爹说：“你在这地方受苦，我不回来你可别走，我舍不得你，还要回来找你……”

爹拿起讨饭碗，拉着打狗棒，离开我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爹越走越远，也不回头。爹是难过得不敢回头呀！我心里象刀搅似的。

打这一天起，我在地主席长安家里又当了牧童。

这里放牲口，不是上山坡，也不是上草滩，是下到有水的浅湖里。浅湖里长着芦草、蒲草……牲口下到里面吃草，人就得下去跟着。我这两条腿，一天一天，在泥里水里泡着，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慢慢裂开了大口子。出得水来，被风一吹，裂口子那个疼呀，一刀刀碎割着似的！腿上的口子越

裂越大，鮮血不停地流出来，站在地上，一会儿就留下两个鮮紅脚印……

就在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放了一天牲口，又累又餓又渴，腿上的大口子流着血，赶着二十多头牲口回到地主家的大門口。这时，席长安家里正招来一群和尚念經，又敲木魚又敲銅鈸，一陣猛响，把牲口惊得乱跑。有两匹烈性子馬，朝村外跑去。这一下子，我飯也吃不上了，只得忍餓帶累地去追馬。追到二更多天，我咋也追不上。天上的星星乱挤眼，四外一片黑糊糊，看不見村庄，也听不見人声，我有点害怕，两脚发抖，肚子里咕咕直叫，就深一脚淺一脚地朝村里跑来，跑到門里，想寻口飯吃，点个灯籠火把，再去寻馬，不想地主席长富拦住就問：“牲口找不回来，你还想吃飯？”不容我說明情由，他抓住我就是一陣狠打，打得我昏过去又醒过来，还听见他象炸雷似地罵着。“你給我找去！去！找不回来牲口，要你的狗命！”

地主打人这样凶，我想逃跑。但是想起爹的話，我不能走呀！

爹的囑咐

苦呀，再苦我也忍受着，等爹来找我。等到第四年头上，爹来了。

爹还是抱着一个討飯碗，拉着一根打狗棒。只見他臉象老树皮似的，沒一点儿血色。身上的烂衣裳变成了一挂一挂的布条条，布片片。爹猛地抱住我，說：“你可长大了！爹就盼你长大，长大了好呀……”他說着，热泪珠珠子滴到我的手上。

自打那年分手以后，爹不知走了多少地方，討飯，打短工，放牲口，能受的苦他都受了，只想着掙些錢再来找我，帶我回老家去，重新安家立业。可他办不到呀！这时他說：“咱可不能再分开了。爹不中用了，这辈子全靠你啦，就盼你好好干，掙些錢，回老家去，等我死了和你媽埋到一处……”

为了养活爹，为了掙些錢，我一面給席长安家当大长工，一面又租了他五亩田，叫我爹种着。

地主席长安家的长工活，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活。席长安的弟弟席长富，外号叫“夜猫子”，是个半夜里就让鸡叫的主。別說跟他家干活那个苦，就这沒工夫睡觉也得把人折磨死。

这年四月的一个夜晚。长工們一天劳累，倒在炕上，就睡成了一块泥。

席长富一脚踢开了长工房的門，猛喊：“套犁！”

大家被他叫醒了，迷迷糊糊地問：“套犁？”

我到屋門口看了看，十九的月亮在东南天上不高，哪有半夜呢！回头我又問：“套犁？”

有的长工問了一声又睡了，接着我这一問，席长富动了火，大喝一声：“套！”

套就套唄，我們五个长工起来，套了五張犁，来到田里。

困呀，困得走路也打盹。长工席学礼，一到田头上就困倒了。我困得扶不住犁把，也蹲到地上打“呼嚕”。

五套牲口，接着都臥倒在田里了。我們五个长工，有的倒在犁沟里，有的倒在地头上，有的說着梦話，有的“呼——嚕、呼——嚕”，一个一个都睡了。

“夜猫子”席长富，手里拿一根大棒，来到田里，見我們睡着，也不喊，也不罵，举棒就打！

一陣大棒把我們打起來，接着是一場罵。長工陸小拴氣不過說：“你把人當牲口使，也不能不讓睡一覺呀！”席長富罵着：“你窮漢就不如個牲口，要不，你還給我為奴！”

強打着精神犁田，打夜里犁到吃早飯時候，回到家來正喂牲口，老地主席長安朝我一路罵過來了。他羞我的先人，罵我的祖宗。我氣得問他為啥罵我？他說牧童小強丟了一個攔脖子，我知道了為啥不說，又為啥不言傳就偷着把他新買的一個攔脖子給牲口套上干活去了？我給他講理，他罵得更凶，又從我手里奪過趕牲口的鞭子打我，沒命地打！別人拉开了，他還喊着不許我吃飯。我惱得一頭倒在長工房裏，發狠不給他家干活了。

爹來勸我，說：“你再想想，不給他家干活，咱朝哪走呢？咱使了他的工錢，租了他的田地，他會好好讓咱走？他有錢有勢，咱一個外地人，走不出他的手心去呀！要走，等秋後再走。咱租種那五畝田，怕不收些糧食？”

別提租種這五畝田了！地主席長富說：“你們種田沒有種子呀，把我的一石稻子借給你們，秋後還我。”當時我們正愁沒處借籽種呢，便上了他的圈套。誰知他借給的是發了霉的稻子，撒到田里出芽的很少，後來補種也晚了，也不敢再借了。到秋天，這五畝稻子只收了一石二斗。席長富等在場上，把這一石二斗稻子收走了，又說：“你們借我一石稻子，按借一斗還二斗算吧，還欠我八斗稻子的利息呢，咋還我？”

輕輕一句話，比一聲炸雷還响。爹象被震暈了似的，一下子坐到地上。

“咋還呢？”租種五畝地，欠下八斗利！到明年又得還他一石六斗！地主用一根掙不脫的繩索，把我爹倆緊緊地捆綁

住了，再也別想走开。

从前地主席长富不雇我爹干活，那是不知我爹的手艺，只看着我爹年老、有病，不能干重活了。这时候，他们才知道我爹能受苦，是个好把式，就讹上我爹给他干活顶债，不支給工钱。这年叫我爹给他们种菜种瓜。

到了一九四〇年的八月里，我害了一场大病。地主哪管长工的死活呢！病了就躺在长工房里受罪。受不住了，那就等着死呗。要算起来，我跟地主席长安家当牛马也有十一个年头了，没挣了他家的钱，倒欠了他家的债，我病了，他还不准我爹来看我一眼。

病倒一个多月，多亏伙计们偷空照顾我，总算能慢慢下炕来走动了。我多想见爹一面呀！

爹在离村很远的瓜园里，给地主种瓜看瓜，不准他离开瓜园一步。我一个病身子，硬挺着走了半天，进了瓜园，见了爹就哭。爹难过得眼泪直淌，说：“我也听说你病得难活出个人来了，一心想着去看你，他们不准我去。要是在咱老家，要是有你妈……你姐姐……唉！有一星星办法，也不能叫你受这样的罪。看你眼窝多深，青筋老高，头发又乱又长……如今咱是一个顾不上一个，没人管你呀……”

瓜园里，那熟透了的大西瓜，都是爹亲手种出来的，爹就想摘一个打开给我尝尝，可抱到手里又不敢摘下来。

我只觉心跳得厉害，爹说我是走路累的，没吃饭饿的，就拿出他自个吃的一碗高粱饭喂我。我只吃了半碗，难过得喘不过气来，晕倒过去，两眼紧闭，又不省人事了。

也不知啥时把我抬到长工房的。等我缓过来，爹就病倒了。地主还是不管不问，也不给吃喝。眼看着爹的病一天比

一天重，年紀又老了，支架不住了，我還叫病纏着，咋辦呢？

一天，爹快斷氣了。我到爹跟前，爹睜開眼睛朝我看了一陣，很吃力地說：“我，活不成了……一世，受苦，沒給你留下一寸田地，一顆糧食，當緊的，是……沒給你娶個媳婦，沒再見你姐姐。我，死了，也回不成老家，你，記住，我是咋死的……”

咋也忘不了呀！爹給地主勞動一輩子，臨死前還給地主種了一園大西瓜，可自己沒吃過一頓好飯，病了也沒個吃藥的錢，穿一身遮不住羞丑的爛衣裳活着，又穿這一身爛衣裳下世了。

爹死了，把爹埋到哪裡呢？埋到地主家的田邊上吧，地主說：“我家田邊上不埋窮鬼！”埋到湖邊的荒灘上吧，那荒灘都叫地主席長安家霸去了，地主說：“我家荒灘上不埋窮鬼！”

難呵！難得我呼天喚地：“窮人，跟地主受苦一世，苦死了，埋哪裡？埋哪裡呀？”

後來，在渠壩上挖了個坑，把爹的屍體一卷，埋了。

媳婦的“夢”

在我爹死的這一年冬天，地主席長安家請來個毡匠給他們擀毡。這人姓白，也是打我們古浪縣老家逃荒來到這裡的。我們認了鄉親，無話不說。他知道我們古浪縣逃來的貧農買天錫，在離這裡不遠的蔣家堡給地主夏功當長工，一家人住在破廟里，有個女兒也到嫁人的年歲了，又不想嫁給當地人，就給我說起這婚姻。我說：“爹剛死了，手裡啥也沒有，還背一身債，窮得身子骨也不是自己的，人家願意嫁給我？”

過了幾天，他說買天錫老兩口要見見我。我去了。買天

錫看我一陣，說一陣話。他婆姨在一旁听着，打量着，又小声對買天錫說：“是一個受苦的好後生，人老實着呢。”買天錫笑笑，對我說：“咱都是離家在外的受苦人，也不圖你彩禮，也不圖你別的，只圖你能和我家女子一起受苦過光陰，总有一天咱能一起回到古浪縣的老家去。”這就算訂親了。

訂了就得娶，娶又沒房子，我只得求告地主席長安。當時他也答應了。

和我一起當長工的王何，問我咋娶？穿啥？戴啥？鋪啥？蓋啥？我有啥呢，身上一件爛棉袄，頭上一頂幾個窟窿的破帽子，炕上一床補了又補的破被子。地主只借給一輛拉糞的破車，去接新娘子。

王何趕車走了，我就去打掃地主借給的房子。席長安却擋住說：“這房子不借給你了！”

為啥他又不借了呢？他說：“自家的房子，寧借給人停喪，不借給人成雙。”左說也不行，右說也不行，說了半天，娶媳婦的車進村了。

新媳婦下不了車，難得我在院里團團亂轉，眼里也急出淚花來了。

貧農席廣玉的婆姨來勸說：“你哭啥？娶媳婦是一輩子的大喜事，別哭，哭了不好呀！”我說：“麻雀也有個窩窩子，我這人來了只在外邊站着？我傷心呀！”

那拉車的老牛也卸了，新媳婦還在車上。王何也急得直轉圈，他自己也沒個窩窩子，咋幫我呢？

還是貧農席廣玉和婆姨想了辦法，打掃了他家的磨房，拿草帘子當門，又拿麻紙糊了窗戶，給我當了新房。新媳婦這才下了車。

夜里，大風，很冷。我們夫妻两个說着伤心話，怎也睡不着。

第二天，我又去找地主席长安，說好了我媳妇也給他家干活，才把他草园子的一間破房給我住了。

別看新媳妇进門就跟我受这苦，可她全不在意。她有一双巧手，能干各样营生，又好象她就不知道啥是个劳累，啥是个苦。到桃花开放的时候，她怀孕了。打这起，她沒断了对我說：“要生个男娃娃，长大了叫他学木匠，等到咱自个盖房子，他也会上梁，也会做門窗；要生个女娃娃，长大了叫她学唱戏，在家穿不上好的，登台也能穿几回花衣裳。”哪知她說的想的，都是一場梦呢！就在这一年，她叫地主害死了。

我給地主从东山拉煤回来，正是她要生产的时候。老地主席长安硬逼着我打他那間破屋子里搬出来，立时就得搬！

媳妇向他說：“我这就生娃娃了，沒处搬呀，等我坐月过去再搬。”

他听了，逼得更紧了，罵着：“快搬！快滚！”

搬出他那房子，又到了貧农席广玉的磨房里。还没有等拿紙糊上窗口，也沒等織个草帘子挂在門上擋風，她就分娩了。那冰天冻地的天气，那門口扑来的冷風，寒气透骨。这哪是生养娃娃的地方呀！

娃娃生下来，很快就死了！婆姨得了产后風，也死了。婆姨临死对我說：“你記住呀，你記住！記住娃娃是咋生的，咋死的！記住我咋得的这个病……可怜咱夫妻一場，沒有过上一年光阴，可怜咱們的孩子……”

难逃虎口

地主席长安害死了我的父亲、婆姨和刚落生的娃娃，寒透了我的心。我想走开另谋生路，他又不让我走，还要我给他干活还债。

说巧也巧，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姐姐银香的消息。那是在瞿靖堡当长工的老李（也是我的同乡），打这里路过告诉我的：“人贩子贩卖到瞿靖堡一个女子，模样儿很象你，也是古浪县人，听说是名叫什么香。要是你的亲人你就认去。”

一听正是我姐姐，就慌着去认，赶紧向席长安说：“给我一天工夫，我到瞿靖堡看我姐姐去。”大概是这些天我没心肠干活，席长安对我早有怀疑了，这时他眼珠子一转说：“这就怪了，你啥时有个姐姐？这十几年咋没听说你有个姐姐？”我给他解释几句，席长安不光不信，反倒多了一层怀疑。他断定我是想借机逃跑，不准我的假。

有一天，席长安家请保长陆清吃饭，厨房里又煎又炒。我看在眼里，就想，“他平常把一个麻钱看成铜锣大，谁要白吃他一顿饭，他的心肺都疼，咋舍得请客！”

过了不大会儿，我到地主家的油坊里去干活。甲长席思奎一路喊着找我，说：“郭银成，把你的身份证给我。”

我问：“要身份证干啥？”

他说：“是保长要收呢。”

我问：“只收我一个人的？”

他说：“你问这个干啥！”

“为啥只收我一个人的？”我问想着，就想到席长安请保长吃饭这上头，料知不是什么好主意，就说：“不给！”

不大的功夫，保长陆清又来了，手里拿着打人的大柳条子，对我龇牙裂嘴地，硬要我快着把身分证交出来。

我問他：“为啥只收我一个人的？”

他回答說：“我要收嘛！你管干啥不干啥？”

我不給他，他拿大柳条朝我狠打，打一下子，身上起一道紫痕，打一下子，头上又一道血印。他打着罵着：“你要不給身分证，老子就送你到县上治罪！”

我說：“席长安請你吃飽喝足了，你有勁就打吧，身分证給不了你！”

这下子揭了保长的底。他狗臉子一变，停手不打了，又哄我說：“只要你不逃跑，暫時不收也行。要跑，看不要了你的命！”

他們沒能把我的身分证收去，对我还不放心，就又出了个更厉害的阴謀。

席长安的三儿子席怀瑜，当时在伪宁夏教育厅当科长，又是永宁、宁朔两个县的三青团头子，无恶不作。席长安的二儿子席怀璧是个落拓鬼，把他兄弟的东西，偷出去卖了。席怀瑜当下給伪宁朔县警察局打了个电话，說他們席家的老二偷了他的东西。警察局派人来到席庙，不問青紅皂白，把姓席的老二都抓起来。这里姓席的多，排行第二的人也不少，一个一个都倒了霉，都被抓到关帝庙里审問。席长安乘机使个風，又把我綁起来，送到宁朔县，拿我当賊办了。

县衙門口里哪有一个长工說話的份呢？那狗县官升堂审案，說我是“先有逃跑之意，后起偷盜之心。”不容我分辯，就打了我一百五十板子！又把我押在班房！

連过了几堂，我給他个认死不招！我說：“我白天在田里

干活，有四邻人們为证，夜間睡在长工房里，有同屋长工为证，他家少的啥东西，我还不知道呢，怎会去偷！”县官喝住不让我說，我还是說：“明明是他家老二偷了老三的东西，与我扛活的有什么相干！”这时县官不許我再說下去，席长安也在旁边吓坏了，赶忙向县官递眼色。退了堂以后，席长安又跑到銀川，見到他三儿子席怀瑜，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具保出獄，随时听候提审。从此，我又叫一条看不見的法绳牢牢捆住，想要逃出虎口更难了。

幸福路上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了，宁夏解放了，我打一个黑暗的旧社会活到了一个光明的新社会。解放后，在离瞿靖堡五里的龙家团庄，找到了我那失散二十多年的姐姐銀香。从互助組到农业社，到公社化，我一个劲地朝前奔，不管風里雨里，不管多大困难，我没泄过气，真是越活越年輕了。別人爱叫我“老积极”，我咋能不积极呢？就說我这个家吧，旧社会能算一个家嗎？解放后，我和貧农侯秀英結了婚，現在我們有一个男娃娃，两个女娃娃，男娃娃已經上小学三年级了。公社化后，我家又盖了新房屋，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受尽了旧社会的苦，更知道新社会的甜。”想想过去，看看今天，建設社会主义，我渾身都是勁呀！

十八亩地

李 准

“衙門門，朝南开，有理沒錢莫进来。”“屈死不告状，餓死不揭賬。”这两句話，在豫西一带农民中間，流傳得很广。这是广大农民群众，在旧社会里，通过无数次的亲身体会和悲惨遭遇，对社会生活得出来的总结，对旧政权和法律虚伪性的深刻批判。多少戶傾家蕩产，多少人茹苦含冤。多少穷苦群众，把那一綫希望寄托在一張牀子上，結果是海底撈月，变成泡影，多少家为出一口气，跑遍了各州府县，到头来才从眼泪和咬碎的牙关上找到一条箴言：叫作“有錢就有理！”

下边讲的一段家史，就是讲一戶貧农和地主打了几年官司的痛苦遭遇。这段史实发生在河南省灵宝县楊店区东水头村里。这家貧农姓郝。男的叫郝天才，今年已六十多岁，他老伴叫王靜仙，現在也五十岁了，是东水头生产队的貧农代表。

王靜仙娘家是灵宝县北官头村人。她十二岁那年，因为家里穷，被媒人哄騙着童养到郝家。她在家时，听媒人说婆家人口少，茶飯好。可是到了郝家一看，地沒一壠，椽沒一根，只有三孔破窑洞，一个鍋台。那个女婿呢，却是比自己大十多岁的中年人。郝天才是凭着一副豆腐挑子过日月，还要养活一个老爹。王靜仙看到这光景，虽然年幼还不大懂事，

可是她哭了。她知道这个婆家和娘家一样穷，她也知道将来的苦日月，就像手拿着一把圪针枣刺一样，要由她亲手捋到头。

郝天才虽然比她大十多岁，为人却忠厚老实，善良勤恳。平常待她像亲兄妹一样。“人心换人心”，渐渐地，这个小姑娘担当起家务劳动了。夜里她帮着丈夫磨豆腐，白天挖野菜做饭。煤火台高，她个子低，就搬个小板凳垫着做饭。摔下来，再爬上去。就在这样环境中，她的性格锻炼得坚强起来。她开始树立起这样的信念：“穷富绕不来，勤懒在自己！只要有两只手，日子再难，苦再大，也要打起精神往前过！”

就这样，郝天才这户贫农灶房上的炊烟从没有断过。哪怕是一碗野菜汤，一捧豆腐渣馍，王静仙也要做得热热火火的应时端到丈夫和公公手里。

一九三七年，有一天忽然从川口街上来了一个伪保丁，要找郝天才家。郝天才胆小怕事，听说来了保丁，不敢出面应付。王静仙这时虽然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媳妇，却胆子大，主意稳，就把丈夫藏了起来，自己出面应承。

保丁到了院子里，王静仙问：“找郝天才什么事？”保丁说：“他有一两八钱银子的粮，还没完粮！”王静仙说：“我们家就没有地，哪里来的粮？”就在这时，年老有病的公公郝盛魁，在屋子里喊着说：“唉！咱有地。有十八亩地。光绪三年过年饷，一亩地五升谷子当给川口街的充保召家了。咱是有这十八亩山地。”

经老人这么一说，王静仙心里扑楞楞地像开了一朵花！“他家有地，还有十八亩地！”听说他家还有这十八亩地产业，一切希望、理想都展现在她的眼前。她想着将来只要能把这

十八亩地贖回来，穷日子就有个头了。可是就在这一年，川口的亢保召催着叫郝天才贖地。一副豆腐挑子养活大人小孩四五張嘴，哪有成宗的錢来贖地。这时有人劝王靜仙說：“让人家加点錢把地卖成死契算了！”王靜仙却舍不得，她想着好歹有几亩土，将来日子总有个盼头。正在这时，本村的大地主楊潤三来了。楊潤三說：“你贖不起我給你贖。你就算又当在我手里。”王靜仙平素也知道楊潤三在村子里是牙在外边齧着的人，专门訛騙人。可是身薄力单出于无奈，也只好走一步說一步，挪一步近一步，让人家代贖了。成約时，王靜仙防着他耍花招，还亲自做了四盘菜請了郭德敏等作中人。写契約时，她亲自磨墨，郭德敏写字。写好后，王靜仙不放心，又叫郭德敏念了一遍听了听，言明地当价是四百二十八元，当期二年。其实，楊潤三是早設了圈套，扎根就打算訛詐郝家的地。

把地当在楊潤三手里后，王靜仙为了在二年后要贖自己的土地，起五更爬半夜，把像針尖那么一点大的時間都用上来劳动，准备贖地。丈夫平常磨两个豆腐，現在連夜磨四个，她紡花卖布通夜不睡。打点玉米，舍不得吃，鎖在箱子里，自己吃豆腐渣。又喂了个猪，到腊月卖了二十八块錢。就这样省吃儉用过了二年，公公死了，也沒舍得花錢。到一九四〇年，总算积攒了二百多块錢。

后半年，王靜仙就有心去贖地。可是这时村里人都說：“这地你贖不回来了！”“听說楊潤三又印了新文約！”王靜仙嘴里說：“不怕，千年文約会說話，我有管业執照。”心里却也嘀咕。她想先去探探口气，就到楊潤三家里了。楊潤三正在場里，王靜仙說：“我想贖那地哩！”楊潤三臉黑丧說：“不到时

候你就贖地？”“你說啥时候才到時候？”“三年！”“約上沒寫，你把文約拿出來！”“文約不是隨便看的。”楊潤三說罷，一扭臉理也不理走了。

王靜仙氣得眼都紅了。她回到家里和丈夫說了說，郝天才說：“這人不好惹，就讓他再種一年吧！”

王靜仙捏着鼻子忍氣吞聲又等了一年，看見地主家在這塊地里派長工又收又種，還收拾地邊地唇，就知道他居心不良。她看見只裝沒看見，反正到秋後再說。第二年收罷秋，王靜仙又去找楊潤三了。楊潤三正在他家堂屋炕上躺着吸大煙。王靜仙進到屋子裏說：“我來贖那十八畝地哩，今年三年也多了。”楊潤三在炕上躺着裝聾啞，却不吭聲。王靜仙催着問他，他却暴跳如雷地說：“說的是五年！你贖什麼地！”王靜仙也火了，她說：“你把文約拿出來嘛，千年文約會說話！咱們去請個人來當面看看。”“契約不是隨便看的！”王靜仙這時心一橫，她把話拿出來了。她說：“楊潤三！你怀揣着刀子我早看見了。地你霸着，只管你家吃着喝着種着，就不管人家死活了！咱們說理去。”楊潤三說：“隨你便！”王靜仙這時氣得難吃難咽，她就去找原來的中人郭德敏，郭德敏這時還說了句公道話。他說：“這地恐怕你贖不走了。聽說人家把假文約都印好了。你看吧，你要到哪裡去說理，我給你說句話。”

“娘生身，自生心”，王靜仙雖是個窮人家婦女，却有個倔強不屈的性格。她左思右想，這一口气怎麼也難咽得下去。這時就打定主意去告狀。她和丈夫商量，郝天才拿不定主意，他說：“咱身薄力小，又沒護面，怕斗不過人家，還恐怕人家打你的黑槍！”王靜仙流着眼淚說：“我就是死了，也要拼上命出這一口气。他就是一堵墻，咱把它捅個窟窿，他也得用把

泥再糊一糊，有理走遍天下，总有說理的地方！”

王靜仙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去打官司了。第一次告状先到楊店伪乡公所。乡公所的站崗的不让她进去，說告状得有状子。她只得打听誰会写状子。街上人告訴她李洪門会写状子。她就买了二十根油条，去到李洪門家。李洪門是个农村旧知識分子，听她說了原委以后，就生气地拍桌子說：“这种不平等事太叫人生气了，我給你写！”状子写好后，他自己念了念，却又害怕了，他再三交代王靜仙說：“你无論如何別对外人說是我写的。”

第二次又到楊店伪乡公所，算是見到伪乡长赵風泰了。王靜仙还特意买了盒紙烟。可是赵風泰嫌烟坏，睬也不睬。他只看了看状子說：“行了，明天我傳楊潤三来。”

第二天，天不明王靜仙就来到伪乡公所門口等着。半晌时候，楊潤三才来了！他楞着眼看了看王靜仙，王靜仙也不理他。

过了一堂，伪乡长問：“楊潤三，你怎么不叫郝王氏贖地？”楊潤三說：“地是我买下来的。”王靜仙一听地主反了口，头懵了一下，心里像点着了火！她問：“你买地經誰手？”楊潤三說：“是郝柿树卖給我的。我有文約。”說着把假文約拿了出來。

原来这郝柿树是郝天才一个同族堂兄，在外乡流浪几十年，五六十岁时才回到村子里来。楊潤三用甜言密語騙着他說，要給他找个老婆，就让他写了張假文約，来說詐郝天才的十八亩地。

其实那乡长已經花了楊潤三的钱。他就故意問：“郝王氏，人家买的是郝柿树的死契地，你怎么誣告。”王靜仙說：“他胡說！既然是他的地，怎么我来告他？他既然买了地，为什么

管业执照在我手里！郝柿树根本没权卖这地！”

伪乡长这时却故意皱着眉说：“哎呀！你们这官司真古怪！我调查调查吧！”王静仙说：“这有什么古怪，理是直的，弓是弯的。你叫他把郝柿树叫来，我们当堂对质。”伪乡长却说：“调查调查再说吧！”

头一堂问了个没根没梢，杨润三更加跋扈了。他扬言说：“哼，她想赎地！她能把这块地赎走，我头朝下走三圈！”郝天才这时在家里一听说地主在堂上昧了血心，造了假文约，心里一气一急，把两只眼睛也气瞎了。王静仙从杨店回来，一看老伴眼睛瞎了，摸着墙在门口等她，两个人抱头大哭起来。

地主杨润三打罢这次官司，回家后却害病死了。可是他儿子杨满堂比他爹更狠。在杨店过第二堂时，杨满堂去了。他胳膊窝里夹着两条纸烟，带着几个假中人，声称要和王静仙把官司打到底。

在堂上，杨满堂还是一口咬定地是郝柿树卖给他家的。王静仙叫他把原来的当契拿出来，杨满堂却说没有。王静仙这时在堂上就骂着说：“杨满堂，你爹不作好事，短他阳寿四十年！你还想坑人害人！”可是伪乡长因为花了杨家的钱，却故意在和稀泥不朝理上问。结果还是推着再调查调查。

从这一堂后，王静仙往杨店又跑了一二十趟，可就是找不到伪乡长，每去一次，总是推着说没调查清楚不见面。这时村里有人看不过，就让她到县里法院去告状，可是也有人劝她说：“打官司是个没底洞，人家杨满堂有脸气，不如算了。”

王静仙想着：我三条大路走中间，理在我手里，难道说这普天下就没有个论理地方？

十月间，王静仙又到伪灵宝县法院去告状了。灵宝县离

东水头三十里，还要翻沟越岭。王静仙是头一次进县城，连东西南北也不知道，更找不着县政府，她没办法，就坐在大街上哭起来。后来碰到一个姓谢的代书老先生，把她领到家里，问明了原委，就代她写了一张状子，领她到伪县法院的小窗洞儿递了进去。

状子递上第四天，伪法院法警来下传票了。王静仙借了一碗白面，给他烙了三个油馍。谁知道那个法警在她家饱吃了一顿后，一跑到杨满堂家，一住就是一夜。连吃带抽大烟，第二天见王静仙也不理她了。王静仙心里想着：你们这些狗！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又等了好多天，终于算过堂了。杨满堂这一次也被传到了。一个不死不活的法官在堂上问杨满堂：“你为什么不叫人家贖地？”杨满堂说：“地是我买的。”王静仙接着气愤地说：“他买的地为什么没有管业执照？”那法官却不理她，只管问杨满堂：“经谁手？”“郝柿树。”“你能把郝柿树叫来不能？”“能。”“下堂吧！”头一堂就是这样又过去了。其实伪法院这样问一下，就是等着杨满堂送钱。半个月后，杨满堂把钱花足了，又过第二堂了。

这一次杨满堂活动的势头很大，带着几个绅士和讼棍来到县里，他们胳膊窝里夹着纸烟，手腕上用手巾缠着大叠钞票。王静仙看见只装没看见。这一次杨满堂把郝柿树和原中人郭德敏都带来了。他用五十块现洋买通了郭德敏，让他说歪嘴话。又许下郝柿树一身皮袄，让他出堂证明地是卖给杨满堂的。

开堂审问时，又换了个法官。他问郝柿树：“这地是你卖给杨满堂家的吗？”郝柿树说：“是。”王静仙接过来就说：“你什

么时候卖给他的？你凭什么卖这地。啊，你怕死！你死了是我埋你，还是他楊滿堂埋你？你把咱的饅往人家嘴里塞，你就知道这十八亩地贖回来我不能养活你了？！你娘死誰殯埋的？”

王靜仙这一段話把郝柿树說的低头不語，法官和楊滿堂都着急了，楊滿堂就让法官問中人郭德敏。郭德敏果然倒了口供，他說这十八亩地就是郝柿树卖给楊滿堂的。

王靜仙看着郭德敏在堂上对面說瞎話，气得眼里直冒火星。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抓住郭德敏，咕通一下跪在地上說：“郭德敏，当初当地时候，我研的墨，你写的文书。写毕我还叫你念了一遍，到底是卖还是当？我那天做的四盘菜是叫狗吃了！他地主有錢給你五十块，我沒錢，今天在这里給你叩个头！你今天不給我說实話，我就死在这里，咱俩都下不了堂！”

郭德敏吓得呆了，也确实理亏，就連忙說：“你等等，我說实話，这十八亩地是当契，沒有卖给楊滿堂家！”法官这时却在堂上咆哮着說：“郭德敏，你咋又这样說！”王靜仙說：“哎！他不这样說你叫他怎样說！”法官看不可收拾，就紅着臉宣布：“下堂！”自己又先走了。王靜仙却不走，她說一定要問个水落石出。法警們却說：“到時間了，你走吧！”王靜仙无奈，只得回到家里。

經王靜仙多次跑着往县里催，总算下来个姓刘的副官来調查。他們来“調查”，一来就钻在楊滿堂家里，又是吃，又是抽。吃喝个够，才来見王靜仙。王靜仙很生气，可是她还是借了五个鸡蛋給他煮了吃吃。那个刘副官說：“郝王氏，我给你解釋解釋。我看叫他加点价，你把地就算卖給他算

了。”王靜仙說：“我要賣地，村里有的是說合人，还用得着請你这外路人当中人！你来調查，不向百姓調查，却一头插在被告家里，这叫什么調查？”那个刘副官忙說：“我这就去。”王靜仙又問：“我还等着过堂，你什么时候回县？”“今天就走。”

那个刘副官走后，又一头钻在楊滿堂家里。王靜仙留心在門口哨着，一直到月亮出来，他还没有出楊家大門。这一夜，王靜仙沒睡成觉，她想着这个調查的不用說又是叫楊滿堂买通了。就在这天夜里，叫她娘家兄弟借了个毛驢，連夜上县。到了县里，天还没明。城門还没开，她就靠在城門洞下睡到天明。城門开了，进城后，她就在十字街一家飯鋪內，专等着那刘副官。

到了吃罢早飯时候，果然那个刘副官喝得醉醺醺地回城了。他一搖一摆地走着，王靜仙从飯鋪里走出来一把抓住他說：“你說你昨晚回县报告，你怎么沒回来？你住到哪家？”刘副官吓了一跳，忙說：“我昨夜到川口去又有点事。”王靜仙說：“你們說是調查，去調查的什么？我問你，县里就是派你去給我說合賣地哩？走吧，咱們到法院問一下！”吓的那个刘副官忙說：“我沒說！我沒說！”抽身跑了。

从这以后，伪法院連傳問也不傳了。王靜仙往县里跑了无数次，递了无数次状子，都像石沉大海。这一年八月十五，郝天才上街赶集去了，一直到日头偏西还没回来，王靜仙在家里担心，就到集上去找他。刚到村里保公所，却見里边挤了一群人，吵吵嚷嚷。王靜仙进去一看，原来是地主楊滿堂和大地主郭有山的两个兄弟等一伙人，在逼着郝天才卖管业执照？他們一群人，一个人拿着紙，一个人拿着笔，往郝天才手里塞着說：“你是家里男人，你当家，一百块钱，你把管

业执照拿来。”郝天才被逼得站在墙角里喊着说：“我不能卖，我得和俺娃子他妈商量商量！我不能卖。”

王静仙看到这景象，气得牙关咬得直响。她闖了进去，破口大骂说：“你们真不要脸！有理的站出来！这管业执照是我的儿，谁买这管业执照谁给我当儿吧！”杨满堂这时也气势汹汹地说：“全村人谁敢不抬举我，你个婆娘家敢出口伤人糟踏我，我要告你！”王静仙说：“正怕你不告！咱们搭着手背走。”可是杨满堂却没有去告。

自从闹了这一场以后，地主的圈套虽然没有用上，可是却在另一方面暗下毒手。杨满堂买了个保长自己当着，仗着权势百般敲诈勒索，粮款按人头摊派，没有地也得出。郝天才瞎着眼睛也得出伏顶差。就在这样残酷压迫下，王静仙被逼得害了一年多病，忍饥挨饿，把个小女孩子也饿死了。

日本鬼子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杨满堂还是霸着那十八亩地不放手，种着吃着根本不理睬地这个事。王静仙这时心里想：为这十八亩地，闹得家破人亡，这一口冤气到什么时候也得出出！她又想着：你杨满堂有钱有势，我惹不过你可陪得起你。我就是打官司打不过你，我到哪里告状，你总得跟上！不能让你这样逍遥自在。想到这里，她心一横，就又到洛阳打官司去了。

洛阳是伪地方高级法院所在地，离灵宝县有几百里。农历二月十四日，王静仙抱着自己最小的孩子，背了十二斤干粮，去洛阳打官司了。她走到村口，正碰着郝柿树在割草，郝柿树因为前二年受杨满堂愚弄欺凌，结果什么也没得到手，也转变过来，非常痛恨他。郝柿树抱着孩子把王静仙送了十几里，他含着泪对王静仙说：“以前是我没材料，上了杨满堂

的当。地是咱姓郝的，根本没卖给他。你去告吧，我替你作证。”

王静仙到了洛阳，举目无亲。找问了两天，才找着了法院。把状子递上后，等了好几天，才算把杨满堂等带来过堂。

洛阳法庭和灵宝法院不同，王静仙看着堂上边坐的四个人，穿着宽袖子衣服，戴着墨镜子。一个个都像戏台上的奸贼，心里就有几分担心。

伪法官开始审问了。他问杨满堂：“你为什么不叫郝王氏贖地？”杨满堂说：“地是我买的，她要赖讹我！”王静仙说：“杨满堂！你是保长，你官钱有势，你说我赖你，那你有啥凭据？谁把这地卖给你？中人是誰？卖主是誰？为啥老管业执照还在我手里！”杨满堂却又拿出一张假契约说：“我也有文书，管业执照你当时说丢了没给我！”王静仙气得浑身直颤，就把当地情况和打官司前后原委讲了一遍。谁知道那堂上几个法官，也早花了杨满堂的钱。他们把口供记了几大张，却只是不问杨满堂。后来他们在法庭上又挤眉弄眼的鬼笑起来，把那几张口供单子，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像拉洋片一样。

王静仙看到这情况，心像掉在冷水盆里一样！她想这几个混账东西，哪像给老百姓问清冤枉的人！她眼里含着泪，咬着牙质问堂上说：“我这官司究竟咋样问？”堂上一个人说：“你为啥不到你们县里告？”王静仙生气地说：“我们县里的法院是吃钱卖法，不给老百姓作主！在那里我打不过他，他有钱给法官，我没钱！”

一句话说得法庭上的人红了脸，他们咕囔了一会儿才说：“今天就问到这里，你下去吧！”杨满堂一听，大着步子下堂走了。王静仙抱着孩子大声说：“这官司你们今天得问到底，我抱

着孩子千行百里跑来，你们不问到底我就死到堂上也不走！”可是那几个伪法官根本不理她，让两个法警把她架了出来。

过第二堂时，楊滿堂已經回灵宝了。人家雇了个律师。王靜仙在堂上看見一个穿着黑狐皮大衣的人，胸前挂着个大牌子在替楊滿堂說話，才知道他是律师。律师說話她也听不懂，最后只听堂上說，把这个案子判到灵宝县去問。王靜仙知道他們又是推来推去，毫无指望，就咬紧牙关，头也不回地走出伪法庭。就从这一天起，她开始明白了：那个吃人的旧社会的法院，是为地主劣紳們开設的；她知道了不管灵宝也好，洛阳也好，南京也好，到处的老鴿是一般黑。在那个社会里，錢就是理，理就是錢，有錢无理，走遍天下，有理无錢，寸步难行！

在洛阳打这两堂官司时，正是風雪冷冻天气。每天忍饥挨餓，受冷受冻。她怀里抱着的那个小孩子，因为尿湿的褲子在过堂时冻在脚上，把一只脚生生的冻坏了。王靜仙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回到灵宝家乡，見了老伴，眼泪止不住往臉上流，没过几天，这个孩子也死了。

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軍打过黄河，这消息像迅雷閃电一样傳遍了豫西各县和广大农村。这消息也傳到地主楊滿堂耳朵里，可是王靜仙却还不知道。

有一天，楊滿堂忽然派了張同善和秃子两个人来对王靜仙說：“以前打官司那个事，不用再提了。不管长短，楊滿堂把十八亩地还給你家，以后保证不惹你了。”王靜仙一时摸不清底細，他想着这平常杀人喝血的楊滿堂，怎么会变得善了？另外还恐怕这里边有玄虛，就坚持不要。楊滿堂这时却又打发人来说合，三番五次跑着央求，并且說他可以出一張字据，

这地永远归王静仙，决无反悔。

王静仙和郝天才商議，郝天才也拿不定主意。他只說：“恐怕地主不操好心。”王静仙心里想：为这十八亩地，打了几年官司，餓死冻死了两个孩子，光央人写的状子就有一大捆，也沒見个結果。如今既然他低了头，也或許是他怕打官司了。就收下算了。接着就由郭家生、張同善等作证，把地退給王静仙家。

王静仙接过来地后，已是秋末初冬。种麦子赶不上了，她就借了些豌豆种子，种成晚豌豆。每天刨刨鋤鋤，苗子总算出全了。她滿想着这一年能收点豌豆，先还还賬，誰知道到第二年春天，解放軍东移到洛阳一带，剛剛离开了陝县、灵宝。楊滿堂一听说解放軍走了，立即带上三个长工，套着犁耙，来犁王静仙这十八亩地青苗。

王静仙这时生了小孩还没滿月，一听老伴說楊滿堂带着人来犁她的豌豆地，她几乎气晕了过去。她拿起块布包上头冲出門去，在地头正遇着楊滿堂。

王静仙說：“楊滿堂，你为什么犁我这地？”

楊滿堂怒气冲冲地說：“我的地，我想犁就犁！”

王静仙也忍不住說：“你犁人家青苗，不是割人家头嗎？”楊滿堂这时却猛地举起手中的“文明棍”，劈头朝着王静仙打起来。

王静仙被楊滿堂打倒在地上，打得滿身是血不会动弹。村里人害怕楊滿堂势力大，誰也不敢到跟前。还是她娘家官头村来了一伙人，把她抬到屋里。

王静仙这时躺在床上，才明白过来原来楊滿堂怕的不是打官司，而是怕的共产党！怕人民解放軍！从这一天起，在

她的心里点燃起了真正的希望。她虽然遍体鳞伤，可是她总觉得这苦日子有个头了，天还有亮的时候。

她每天盼望着共产党到来，盼望着人民解放军迅速来解放灵宝县。果然，到了一九四八年，解放大军解放洛阳等几十个县城以后，灵宝接着也解放了。

就在这时候，楊滿堂又悄悄打发几个人来对王靜仙說：“地还是你家的，都是街坊邻居，以前的事千万别提了。”这一次王靜仙严厉地拒絕了。她說：“我不要这地！我听說共产党爱穷人，我就等着共产党給俺分点地吧！”

灵宝县土地改革时候，楊滿堂因为作恶多端，血債累累，被人民群众捉拿归案，进行公审。王靜仙大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在诉苦会上，她指着楊滿堂說：“楊滿堂！你今儿也会站到这儿了！你这个被告怎不花钱活动了？今天这头上頂的天，不是你們地主恶霸的天了！你叫我死，我偏偏沒死，共产党救了我。你可还有今天！”她接着把恶霸楊滿堂訛詐她家十八亩地的过程，在会上訴了一遍，到会的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楊滿堂因为恶貫滿盈，在广大群众要求下，當場执行枪决。

土地改革后，王靜仙大娘家分了房子分了土地。她家原来的十八亩地，她要求分給各戶貧农，不要分給她一家。她常說：不是为业为地，是为咱穷人那一口气。在旧社会哪有我們走的路！

村里办农业社时，王靜仙大娘家积极参加了社。由于生活不断提高，心情舒暢，郝天才大伯的眼睛也治得能看見人了。現在他們的儿子宏福是大队會計，共产党员。王靜仙大娘經常教育他要永远听党的話，要认真为群众办事，要严防敌人的破坏，保卫住我們人民的江山。